皇清經解續編

白仁12
698
219

開有益齋經說一　上元朱緒曾述之著

共工方鳩僝功

尚書許氏說文所引乃眞古文史遷亦見古文但所引多以訓解代之伏生大傳今文爲最確東晉晚出古文非特大禹謨以下僞書不足據卽堯典諸篇亦多改字從俗今但據唐人注疏本以定今古文異同不足以見古文之眞也今注疏虞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曰旁聚布功旁字功字原文其聚布二字乃以訓解代之說文走部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僝功人部僝具也从人孱聲讀若汝南浡水虞書曰旁救僝功乃眞古文之字但逑救孱字體不同以說文攷之作逑者正而救乃逑

之借字作僪者是而孱乃僪之譌體然則旁迷僪功乃許叔重所云書孔氏古文不誣也段氏說文於僪字注云作方嫭者古文尚書作旁迷者歐陽夏侯尚書於迷字注云凡儀禮古文作旁今文作方凡尚書古文作方今作旁叔重明云書孔氏古文而段必云歐陽夏侯仍以今注疏本方嫭爲古文何也卽所據儀禮古文作旁今文作方以斷之是作旁者古文無疑何獨尚書以方爲古以旁爲今此其說之自相牴牾也若嫭說文作匊聚也爾雅釋詁嫭聚也乃段借字段氏注云古文尚書作迷莊子作九今字則嫭行而匊廢是段氏亦知以迷爲古文嫭爲今字乃迷字注又以方嫭爲古文更其說之自相刺謬也若夫旁爲古方爲今更有可證者考工記梓人以旁鳴者注今文旁爲方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今文爲方新序節士篇旁施象刑惟明論衡變動篇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今僞孔注疏本益稷甫刑作方施方告何古文之皆今字與諸經相反乎僞孔傳云能方方聚見其功疏云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僞孔益稷方施注方四方與太甲旁求俊彥俱訓爲四方按說文二部旁溥也廣雅旁大也旁兼有四方義雅兜與共工相比周侈大共工之功故取旁溥旁大之說僞孔方方聚見其功已屬望文生義若九峯書傳言共工方且嫭聚而見其功以方作將字解作且然未必之辭豈雅兜共工之意乎賈昌朝羣經音辨旁近旁疆旁迫三音而無旁溥是旁迷僪功之字賈文元未覩其義矣段氏說文方字注又云方段借爲旁今文尚書旁

古文尚書方叔重明引旁迷而段氏必以方爲古文是注說文者不幾於攻叔重乎旁迷以說文迷爲正救通用爾雅釋訓惟迷鞠也釋文引字林云迷聚斂也本亦作求通作救釋器絇謂之救郭注救絲以爲絇是救有糾聚意說文引書古文一作迷一作救猶周禮焉相氏注引伏生今文書傳辮秩東作辮秩南譌史記注引伏生今文一作便一作辯耳然說文於迷字下引書作迷故爲正於俜字下引作救是爲通古文不作鳩也俜字當依說文以俜爲正說文具也陸元朗釋文俜仕簡反馬云具也此季長尚書注之佚文與叔重同張參五經文字俜士眷反是唐本作俜今玉篇廣韻有俜字云見也具也竊疑見具二字形相近而誤衍以俜爲見亦別無他證不若馬注訓具之古

廣雅釋詁布列也具備也具即敷布義且與史記聚布之義合顧野王陸法言之書屢經後人改竄失眞司馬溫公類篇俜說文具也丁度集韻俜具也皆無俜字亦皆訓具而無見之訓僞孔訓俜爲見失古義矣吳草廬詩云前漢今文古東晉古文今不獨晚出各篇也故言古文尚書必以說文爲斷旁迷俜功自是眞古文非若徐鍇繫傳古文尚書驩兜字作吺廣韻古文尚書作鵑者可比郭忠恕汗簡薛季宣古文訓其奇字不合六書不可以疑宋人者例叔重轉以晚出之書爲古文也段氏說文注惟旁注古文尚書作迷得之其旁迷俜注自戾其說是不可不辨

于今五邦

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疏引鄭康成注云湯自商徙亳數商
亳囂相耿爲五釋文引馬季長注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與鄭
同王肅好與鄭異獨此五邦無異說證以書序知漢魏諸儒所
見同也東晉僞孔傳不數商邱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
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孔冲遠爲僞孔作疏曲爲
之說以駁馬鄭然馬鄭之注轉賴釋文正義以傳盤庚三篇其
首篇疏言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是亳不能充五遷之數
疏亦不能曲爲之諱蔡傳謂下文今不承於古以文勢考之則
盤庚前當自有五遷其駁孔傳甚確此僞孔傳之不可從一也
蔡傳既駁僞孔惜不能遵馬鄭舊說又誤據史記祖乙遷邢或
祖乙兩遷蓋不知邢卽耿之異文如果祖乙兩遷則史當云祖
乙遷於邢復遷於耿或云遷於耿又遷於邢何以僅有遷邢之
文不復云耿司馬貞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
氏縣有耿鄉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
耿城故耿國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史記正作祖乙遷於耿卽小
司馬所見之本杜佑通典曰祖乙遷邢丁度集韻上聲三十九
耿收邢字云地名通作耿十五青亦收耿字云耿明白也楚辭
吾所陳之耿著此耿邢相通之證羅泌路史國名紀亦謂耿卽
邢駁史記先耿後邢史記並無先耿後邢之文邵康節皇極經
世始云祖乙圮耿徙邢鄭樵通志三王紀踵其謬金履祥通鑑
前編遂云祖乙元祀圮於相徙都於耿九祀圮於耿徙都於邢
又與竹書不盡合此史公所不言仁山何從得之近世顧祖禹

方輿紀要又云耿爲山西河津縣耶爲直隸耶臺縣水經汾水
西遷耿鄉城北酈注曰盤庚遷耿此盤庚乃祖乙之謚至濁漳
水遷鉅鹿不云祖乙遷耶元和郡縣志亦無祖乙遷耶語此蔡
傳分耿與耶爲二不可從者二也元鄒季友蔡傳音釋不從遷
耶之說引程伯圭云五遷謂西亳南亳北亳囂相耿舍商邱而言西
亳南亳又爲皇甫士安所惑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康成注
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
殷湯所都續漢志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祠又曰尸鄉在縣西
三十里所謂殷者亳之別也皇甫謐始創爲三亳云穀熟爲南
亳郎湯都蒙爲北亳郎景亳湯所受命偃師爲西亳郎盤庚所
徙不知立政三亳阪尹康成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
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葢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成湯盤庚時
安得有西亳南亳北亳之分且蔡傳以僞孔數盤庚遷亳爲非
謂盤庚前自有五遷鄒氏反取世紀盤庚西亳加於湯都南亳
之上更爲先後倒置此鄒季友音釋之不可從三也羅泌路史
據竹書紀年云祖乙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
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于奄歷陽甲而盤庚自奄遷于北蒙
曰殷所謂五邦合囂相耿庇奄顧炎武亦用其說然庇地古無
所考徐文靖統箋謂邢與庇當是一地引世紀紂自朝歌北築
沙邱臺在鉅鹿東北括地志在邢州平鄉無一言及庇文靖以
爲史記祖乙遷邢當卽庇商時未有邢國周公子靖淵始封邢
但謂商時謂之庇殊爲武斷元和郡縣志邢州古邢侯之國邢

侯爲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自是鄂侯徐廣云一作邘音于李吉甫訛邘爲那亦無商時庇國之語南庚遷奄亦無他證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左傳祝鮀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郡國志魯國卽奄國經史言魯者但云少皞都于曲阜從無南庚都奄之語且鬳相耿俱見書序庇奄則汲冢之孤文猶之舜囚堯太甲殺伊尹爲經史家所不道此羅泌之不可從四也夫康成五邦以商爲首馬融云商邱世本契居蕃昭明居砥石閼伯居商邱荀子成相篇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邱襄九年傳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預注辰大火爲宋星商邱在宋地釋例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在梁國睢陽縣是馬曰商邱鄭曰商無異地括地志宋州城古閼伯之墟卽商邱

太平寰宇記虹之西北有故相城卽相土居若衛成公自楚邱遷於帝邱夢康叔曰相奪予祀杜注相居帝邱今濮陽由顓頊所居故曰帝邱此夏后仲康之子帝相與閼伯之子相土顓爲兩人宋商邱主火衛帝邱屬水元楊之次一曰顓頊之虛顯然兩地酈道元瓠子河始誤以顓頊閼伯相土昆吾衛成公五同居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謂出於帝王世紀之謬孔疏不用商邱者謂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當遠數居亳之前誠如斯言則湯當以亳爲有天下之號不當以商爲有天下之號有是理乎至謂湯必不自商邱遷亳此泥於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之文王鳴盛尚書後案云時代既遠八遷可考者惟四安見相土遷商邱之後不又遷他處其後又復遷商邱而湯

承之耶此以知馬鄭之不可易也

則商實百姓　文王典祀無豐于昵

有以則商實百姓五字爲句者王肅東晉古文注疏宋胡行士

魏了翁是也有以則商百姓王人實罔不秉德明恤十三字爲

句者蘇軾林之奇夏僎是也有以則商實三字爲句者宋陳經

蔡沈是也三讀之中蘇氏林氏解實字先後倒置東坡書傳云

此明主賢臣爲政既久則天乃爲純佑者是命商之百族大姓

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於小臣藩屏侯甸者皆得

其人林氏尚書解云則商家之百官族姓及王人之微者實皆

秉德以明恤國家之事案經文實字在百姓王人之上乃移於

百姓王人之下故後世罕有從之者東晉古文孔傳多本王肅

君奭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傳曰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

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又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甸傳云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

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正義引管子衣食足知榮辱倉

廩實知禮節王人謂與人爲王引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正義

釋商實百姓雖未引王肅據王肅以王人爲君斷不能在百姓

之下知肅本亦必以則商實百姓五字斷句無疑胡士行尚書

詳解則商實云富實百姓云民又云王秉德以恤內外之臣胡

氏多以注疏爲主魏了翁尚書要義亦以則商實百姓爲句與

注疏無稍違異也夏僎尚書解以百姓爲百官族姓王人雖微

之王人夏本諸林林又本諸蘇陳經尚書詳解云商家人材之

盛充實於其國蔡氏集傳實謂虛實之實兩家皆以孟子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爲證以則商實三字爲句非特不取王肅注疏之讀亦非蘇氏林氏之讀矣注疏引管子倉廩實以證實字之義隱而奥蔡傳引孟子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反證實字之義密而巧宋元解經者如陳櫟尚書集傳纂疏董鼎尚書輯錄纂注朱祖義尚書句解鄒季友音釋皆從蔡傳之句讀而注疏爲土苴矣雖然欲辨商實之異讀必辨百姓王人之異義自東坡以百姓爲百官王人爲王人之微者蔡傳雖不用東坡之句讀而百姓王人則用東坡之說若從注疏百姓爲民王人爲君人則百姓斷不能在君人之上不得改其句讀也夫百姓有言百官者有言民者解書百姓以民爲正訓以百官族姓爲變文堯典平章百姓盤庚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呂刑制百姓于刑之中傳俱言百官堯典正義曰百姓或言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盤庚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言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是注疏解百姓爲百官乃據上下文言民特變文釋之故舜典百姓不親大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湯誥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泰誓百姓有過予一人泰誓傳暴虐于百姓及君紂則商實百姓皆仍以民釋之以上下無別言黎民下民故不以爲百官此解經之例當如是耳蔡傳於堯典平章百姓言畿內民庶不用注疏百官之說於盤庚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呂刑制百姓皆無注獨歷告百姓注云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已屬依違兩可獨君奭專解爲

百官族姓推尋其故則既以實字絕句以百姓屬下文連王人讀不得不從東坡林之奇之說耳王於王人見于書者有二一則君奭之王人一則說命王人求多聞孔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是孔傳君奭以王人爲君人說命以王人爲王者非有二義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蔡傳既以君奭爲王人之微者王說命則不可通遂以王爲句以人求多聞爲句明哀仁尚書攷蔡編陳泰交尚書注考摘前後互異者三條同字異解者三百二十三條如此之類以矛刺盾無可置辨耳若夫以王人爲王人之微者蓋取春秋之義春秋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王人者何微者也穀梁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公會王人盟于洮公羊王人者何微者也穀梁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公會王人盟于洮公羊

先諸侯貴王命也左傳莊六年正義云杜以爲劉夏石尚稱名氏上士中士也稱王人者下士也左傳僖八年正義云釋例以爲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周禮內司服鄭注曰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東坡諸人之意以爲王人之微必在百官族姓之下不知王人之微特微於卿大夫上士中士耳若百官族姓則兼有下士豈天子下士不在百官之列而無族姓者乎王人雖微列諸侯之上彼小臣屏侯甸居後矣豈必貶王人於百官族姓之外乎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天子之百官族姓必統天下言之豈畿內謂之族姓而侯甸無族姓乎傳言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疏謂

百姓是羣臣弟子豈王人之徵反在羣臣弟子下乎禹貢錫土姓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姓令其收斂族親是言族姓必兼侯甸豈專指畿內乎書如率百官若帝之初百官總己惟說命總百官百官承式建官惟百此明言百官至他處言百姓者必辨黎民下民之複文始以百官族姓爲訓堯典之百姓不可訓以民猶君奭之百姓不可訓爲官後儒互異之則俱不可通矣左傳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彼長勺氏尾勺氏繁氏錡氏豈能加于王人之上乎春秋王人列諸侯之上未聞列百姓之下也或謂君奭言商多賢臣天惟純佑命無由言及小民豐實周公告君奭言伊尹以至甘盤亦非言足民之政然周公言周有號叔至南宮括卽云降于國人又云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於周則諄諄於民於商獨不言民亦爲漏義且商家人材之盛上文已歷歷言之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何待天純佑命始知其國有仁賢不空虛耶注疏以王人罔不秉德爲句明恤小臣爲句東坡林之奇以則商至恤字爲句小臣屏侯甸爲句陳經蔡沈以百姓王人爲句罔不秉德明恤爲句小臣屏侯甸爲句紛紛異讀競生新解陸氏釋文於此數句不言馬鄭句讀異同蘇林陳蔡諸人亦無高出王肅之見後儒力攻古文王鳴盛尚書後案於則商實百姓仍用注疏舊說孫星衍今古文尚書注疏以天惟純佑命則斷句訓則爲法然命則二字連文經典罕見安得歐陽大小夏侯之書而折衷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四終

海甯蔣廷瑑
長沙王先慎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五　南菁書院

開有益齋經說二　上元朱緒曾述之著

凱風

衛有守義之婦人二焉相舟之詩父母不能奪其志也凱風之詩七子有以成其志也小序但云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無欲嫁明文箋謂不安其室欲去嫁者此經師家推而衍之然細繹全詩并不言欲嫁且婦人生有七子何以不安其室蓋有使之不安其室則子之莫慰其心子能慰其心則能安其室此母之所以能成其志也是詩也孟子嘗釋之矣曰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趙邠卿注云凱風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孟子不言其

何過趙注但以不悅解之僞孫奭疏云先王制禮夫死妻稱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子之母則非稱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是過之小者此牽引儀禮喪服之文以爲七子之母不當嫁之證朱子謂孟子疏邵武士人所作呂南公灌園集云出自閩中徐生甚矣其陋也是詩也孔子嘗釋之矣大戴禮曾子立孝篇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北周盧辯注七子自責任過之辭據此孔孟說詩皆不言其母有欲嫁之志蓋其母既嫁自不必辭言其嫁若母未嫁而億逆其嫁非特七子不忍出諸口即序詩者亦不忍著於篇況其母終未嫁而曰是曾有欲嫁之志尤孔子孟子所不道也詩序云不安其室者何蓋衞之風俗使然也衞自宣公烝淫於上孟庸孟姜孟弋期要於下於是衞淫風流行求一夫死不嫁者鮮有一夫死不嫁者則羣且欲奪其志母雖無欲嫁之志使非孝子能慰其心亦未必能成其志序云不能安其室蓋安之難言也明顧玨徵十五國詩疏云凱風者七子留養後母也古人繼母亦稱曰母書言舜父頑母嚚亦指舜之後母正不必加一繼字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己正義曰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王肅家語始僞撰解慍阜財之歌以駁鄭義後世遂不知舜歌南風以教孝宋李樗黃櫄詩集解謂七子凱風之詩負罪引慝歎其有虞舜之遺風明朱道

行詩集思通又據儀禮喪服夫死妻稱鄭注云妻稱謂年未滿五十若衞母二十而嫁至年未滿五十此二十餘年中生有七子亦不爲異以駁後母之非然郊特牲言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乃婚禮之正儀禮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繼父同居者期乃喪服之恩後母之說雖未必確自可存備一解謂七子之母年未滿五十可嫁若年四十以上猶謂之稱齒亦未免膠固鄭義均非詩美孝子之本旨也使七子非同出一母如列女傳魏芃慈母芃卯之後妻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此子之不愛後母者如閔子騫爲前母子其弟二人爲後母生此母之不愛前子者使七子同出一母如武姜愛共叔段而惡鄭莊公其父已卒七子中稍有參

商皆使其母不安於室況居淫風流行之國婦人不以改嫁爲非則有迫而使去之勢機之先兆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斷不忍疑其母之欲嫁但惟恐其有不悅之情不安於室求所以安之道遂不覺稱母氏劬勞母氏聖善母氏勞苦自責其我無令人莫慰母心而已此孝子動於至性至情非僞託也羅典者明人之妄者也云寒泉猶黃泉父墓所在七子環而哭之以止母之嫁考水經瓠子河又東逕浚城南酈道元注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豈得改寒泉爲黃泉而爲哭墓之臆說耶公羊五諫諷諫順諫直諫爭諫贛諫以蹇叔哭泣爲贛諫禮記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凱風詩藹然和順幷不露幾諫之辭例以哭泣

失之遠矣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云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言若謂七子自作是暴揚其親之過何得云孝人子自責惟有涕泣引咎豈暇作詩是殆近於哭墓之惑孟子謂凱風不怨未嘗有一語暴揚其母之過且詩序雖不云七子自作但引咎自責極言聖善豈得謂暴揚親過乎明季本詩學解頤云衞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非謂其母欲嫁也故孟子以爲過小甚得詩序之意姜炳璋詩序廣義反駁之云子不能養母親心不悅則罪在七子其母幷無小過可言孟子何以舍子而責其母姜氏必以母欲嫁爲過亦未深諒不安其室之情蓋父卒之後其母悲傷過度或致喜怒失常驅使諸婦婢妾動輒詬誶即七子亦不免譴呵是所謂不安於室者而衞之淫風流行或將疑其母有欲去之心七子豈忍設是想哉睍睆以興顏色好音以興辭令此嚴華谷王雪山不專以睍睆爲鳥音必兼言孝子之柔色怡聲而義始全也古人用凱風寒泉俱無涉欲改嫁之事樂府古辭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陶淵明孟府君傳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胡宿文恭集李琦可供備庫副使制云朕以淺泉在詠懷聖氏之慈如以爲欲改嫁則淵明必不施之於勇氏胡宿更不敢加之於仁宗毛傳但云凱風喻母寬仁正不必泥鄭箋欲去之文況此詩孔子孟子直揭孝子之心孔孟所未言者後人無庸贅說當淫風流行之時七子之母無論爲生母爲後母感七子之孝能守其志以成子之志與共姜柏舟爭

烈焉然則七子之母亦賢婦人哉

邊篠戚施

詩人以物喻人有喻其美者瓠犀蝤蠐之類是也有喻其醜者邊篠戚施之類是也蓋邊篠戚施二物皆粗醜故借以爲人疾之名詩邶風毛傳邊篠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箋云邊篠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鄭所云口柔面柔本爾雅以釋詩爾雅釋訓舍人注云邊篠巧言好辭以口餙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孫炎注云邊篠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景純用孫炎義以爲

疾名按詩人刺衛宣自應爲醜詆之辭方與燕婉之求意相反若祇云得好言巧辭之人和顏悅色之人不足形容其惡孔疏云邊篠戚施本人疾之名引晉語邊篠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非宣公實有此二病詩人惡而比之惜孔疏未明取物肖形故其義必以說文韓詩補之也說文邊篠粗竹席也與上文筵簟別言之筵簟其精者邊篠其粗者耳方言曰簟宋衛之間謂之笙或謂之邊或謂之筋其粗者謂之邊篠自關而東或謂之蓋楼郭云江東呼邊篠爲簍音廢朱子集傳云邊篠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圉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因以名此疾朱子蓋本說文以補毛鄭之義也爾雅釋文邊本或作籧按說文籧食牛筐也方曰筐圓曰籧方言曰簞簍籧籅籧也江沔之間謂之

簠趙代之間謂之甾淇衛之間謂之牛筐簏其通語也簏小者南楚謂之簍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郭云簏古筥字月令具曲植簏筐或譌作籧釋文本作筥簏與籧字義各別故籧篨必以說文粗竹席爲斷且更有可證者淮南本經若簟籧篨注籧篨葦席玉篇注籧篨竹席江東人呼簏廣韻注籧除麤蘆也戴侗六書故云籧篨織竹如席規以爲囷或以儲穀粟或以取魚擁腫不能俯者似之故因以名其疾方言注箄簏似籧篨直文而粗江東呼箄玉篇箄簏竹箕亦籧篨之類今則通呼爲簟耳太元經閑次七趄趄閑于籧篨或寢之廬測曰趄趄之閑惡在舍也范望注趄趄惡貌也籧篨之人不能俯者也籧除即籧篨蓋凡物之粗惡者曰籧篨亦人名春秋文公十三年邾子籧蒢卒又地名定公十五年次于渠蒢此或取于病惡者也戚施說文卪部引作䶵䶵字下云䶵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䶵䶵其行先先重文䶵下曰䶵或作䶵䶵下云䶵䶵詹諸也詩曰得此䶵䶵言其行䶵䶵許本韓詩故訓䶵䶵爲詹諸太平御覽引韓詩曰得此戚施薛君云戚施蟾蜍喻醜惡也同一韓詩許作䶵䶵薛作戚施蓋二家所見韓詩異本不得疑䶵䶵戚施之爲二也爾雅戚施釋文云字書作規頍玉篇廣韻規頍从見不从頁類篇集韻規字從見頍字或作覠覠今按說文規頍二字無玉篇䶵又作蟹注七狄切蟾蜍爾雅釋文䶵又作䶵集韻類篇作䶵又作䶵䶵此字體之歧出耳說文戚在戉部施在从部無詹諸訓以諸書攷之作䶵䶵者字之正作戚施者字之借說文虫部鞠䶵詹諸也曰蜫䶵

曰先蠶曰詹諸曰蠰蠶蓋一物耳爾雅蠶蠰蟾諸郭注似蝦蟇
居陸地尚書大傳所云濟中詹諸鄭注詹諸蠰蠶也乃爾雅所
謂在水者黽物有水陸之別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本草蝦蟇別
錄一名蟾蜍一名蠰陶宏景云此是腹大皮上多痱磊者陸佃
爾雅新義蠶蠰蟾諸今蚵蚾也背皮不脊嘗驗此三物蝦蟇蠰
於蛙黽蟾蜍更醜於蝦蟇皮上多痱磊乃是蟾諸此極形宣公
之疾也且以聲音攷之說文蠶从夭聲當讀七宿翻音蹴蠶或
从酋作蠰蠰字本音秋說文蠰卽戚施則蠰又有戚音蹴戚
音相近轉平則爲秋蠰與戚皆同母字至施諸也聲蠶諸爾聲
爾本字古讀擬稍近米棣乙部也字亦乙聲乙讀若移詩得此
戚施許君作蠰蠶諸爾聲與諸也聲同此蠰蠶戚施聲近之一
證其爲一物無疑也爾雅翼蠰蠶與戚施並引蓋以此詩喻醜
惡明矣淮南修務云籧篨戚施雖粉白黛綠勿能爲美高誘注
籧篨傴也戚施僂也蓋口柔面柔之人既取譬于傴僂之疾又
取譬於籧篨戚施之物也

乘乘鴞

唐以前說文本不可見古書引說文有不見大小徐本者未可
皆信爲是亦不必皆斥其非存之以備考可也鄭風叔于田乘
乘鴇陸元朗釋文鴇音保驪白雜毛鴇說文鴇鴇鳥也肉出尺
胾从鳥乎聲鴞或从包是鳥非馬馬部無鴇字爾雅釋獸驪
白雜毛鴇郭注今之鳥驄釋文鴇說文云黑馬驪白雜毛今本
說文無鴇字亦無此注郝氏爾雅義疏云唐以前說文本有之

鴨借字耳嚴氏元照爾雅匡名云陸引說文不足據依詩當作
鴨从鳥釋文云依字作鴨蓋以爲馬名當从馬其見俗矣郝嚴
二家所見不同爾雅本俱从馬陸佃新義鴨埤雅鴨元朗依字
作鴨注疏本或刻依字作鴨於是鴨鴨二字遂成聚訟請得而
平議之飛禽卽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作虫旁草部皆
从兩少陸元朗早訾其蕪累今云依字从馬豈非舍正從俗然
若無引說文之證必不云依字作鴨考張參五經文字鴨鴨並
列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宋板鴨作鴨疏秉一乘之鴨馬宋
板秉作乘鴨作鴨是張參山井鼎所見古本並有作鴨也駁之
者曰馬名必从馬俗也爾雅騧蹄趼漢百官公卿表有曰比騧
今字作昆黃白騵詩皇駁其馬作皇白馬黑脣騵孫炎本作惇

是以牛名馬二目白魚是以魚名馬執此以論馬何不可以烏
名乎況鴨爲烏騶烏正是烏說文鴨無馬訓而詩借爲馬名何
必更有鴨字乎然一目白瞷爾雅不从馬而說文有騮曰馬一
目白曰騮文馬百駟左傳不从馬說文作鴉引春秋傳亦作鴉
是豈得以無馬者爲正而說文有馬者爲俗乎蒼白雜毛騅騅
字从隹从馬說文何不去馬只作隹乎爾雅釋言荾騅也釋文
石經皆从馬詩王風大車毳衣如荾傳荾騅也正義曰荾騅釋
言文說文从鳥爾雅郭注曰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是郭本从
馬葢从馬从鳥各有據也錢氏辛楣云唐人引說文不皆可信
如後漢書儒林傳注引說文黌學也大徐本明云與詔志等字
爲說文所無鼎臣博洽未必不讀漢書魏都賦注引說文濤大

波也今徐氏新附有之西都賦注引此作蒼頡篇是不無可疑
若詩釋文詵詵兮引說文作薪左傳釋文引說文瘕瘵皮肥也
如此之類不過今說文所無耳亦無確證必斷其訛呂忱字林
小學鉤沈所刻爲任氏大椿輯本全書久佚若謂唐人多以字
林爲說文亦何從一一糾其繆誤玉篇廣韻俱有鴟鴞二字類
篇集韻从馬者作駾左右互易無關小學集韻从鳥者又作鵂
鶹類篇亦有鵂字爾雅翼作鴟此誠不免俗書雜厠若陸元朗
云依字作鴟是未可一概論也段氏說文引古本以補今大徐
本之闕然有取有不取桂未谷說文義證則各家引說文爲今
本所無者悉采置于各部之後不爲無見也
唐棣常棣

爾雅爲名物訓詁之祖毛公詩傳多與之同說文辨別六書古
字通用後儒各執所見好生異說是今非古支蔓滋多仍當以
經典正文爲斷也爾雅釋木唐棣栘常棣棣舍人注唐棣一名
栘常棣一名棣郭注唐棣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
注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據此則棣有二種皆可名棣
分言之爲唐爲常也詩召南唐棣之華毛傳唐棣栘也鄭箋云
何乎彼戎戎者乃栘之華小雅常棣之華毛傳常棣棣也皆與
爾雅合有單言棣者晨風山有苞棣毛傳棣唐棣也孔疏謂釋
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嘗取而考之唐常皆
棣屬棣名非常所得專毛傳以苞棣爲唐棣之栘物叢生曰苞
又根相迫迮捆致知其木爲栘以別于采薇章維常之華論語

引詩唐棣之華邱光庭兼明書引孔注唐棣棣也何晏注唐棣
栘也皇侃義疏唐棣棣樹也郭毛傳以苞棣爲唐棣之證唐棣
亦可單名曰棣所謂散文則通與爾雅不相背也說文與爾雅
毛傳亦無違異說文栘棠棣也棣白棣也按棠與唐通陳藏器
本草引逸詩棠棣之華偏其反而又引鄭注棠棣栘也亦名栘
楊是鄭注論語與爾雅毛傳訓栘同春秋繁露竹林引論語亦
作棠棣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論語棠棣之華抑且甘泉賦注引
爾雅亦作棠棣栘類聚引詩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春秋公及戎
盟于唐卽公矢魚于棠之棠是皆唐通作棠之證玉篇別出棣
字云棣也則是後人所加非古字說文栘棠棣卽別之曰棣白
棣並未與常棣牽混爲一木亦未嘗以常棣爲栘自戴侗六書

故橫生訾議謂唐棠常聲相通爾雅分唐棣常棣爲二物遂啟
後誤段氏說文拾戴侗之唾因說文分栘棣遂謂唐棠常同音
專用郁李之說言花赤者爲唐棣花白者爲棣力辨爾雅注夫
栘之非不知說文棠棣卽爾雅唐棣棣卽爾雅唐棣陸元朗釋
文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據爾雅云作栘者非段氏譏郭注
因栘字混合之而不覺因一棠字遂與常字混合之此戴段之
說非叔重之義也至唐棣常棣釋物形者又紛紛不一爾雅唐
棣栘郭注云似白楊非卽白楊也栘自爲棣屬白楊自爲楊屬
崔豹古今注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尤長細栘楊圓葉弱蒂
微風則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又云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
亦曰蒲楊亦曰栘柳亦曰蒲栘水楊卽蒲楊枝莖勁韌膏刃作

矢此卽所云楊蒲柳者惟雜入栘柳蒲栘之名遂與唐棣之栘相混經史證類本草白楊注引陳藏器云白楊北土多種人墟墓間樹大皮白或云葉無風自動此是栘楊非白楊也故本草白楊外又有扶栘白楊味苦無毒扶栘味苦平有小毒云無風自葉動華反而後合引詩棠棣之華偏其反而鄭注棠棣栘也亦名栘楊自是漢唐以來經師相傳舊說至宋沈括作筆談乃從而非之云扶栘卽白楊唐棣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楊蒲楊乃喬木又云常棣今人謂之郁李陸璣疏郁李其實似蘡薁沈括之說如此蓋以鬱爲唐棣以車下李奠卽郁李其實似蘡薁及奠毛傳鬱棣屬奠蘡薁奠也孔疏鬱棣屬者是唐棣之屬劉氏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據毛傳但云鬱棣屬不云卽唐棣之栘疏引本草一名棣謂與棣相類亦無白栘之名括云鬱卽白栘豈非遷就添此注腳乎邢昺爾雅疏唐棣栘引陸璣疏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常棣棣又引陸璣云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陸璣草木疏此語孔穎達召南晨風常棣采薇各疏及豳風六月俱未引之未知陸璣所云在唐棣常棣之篇耶抑在食鬱及奠之下耶奧李卽郁李奧郁聲同奧鬱聲轉廣雅云鬱又名郁李今郁李藥

中用之其實正赤甘酸微澀寧於肉而豐於核藥多用其仁且
詩唐棣取喻其華不喻其實豳風則言農夫之味無庸強合郝
昺此疏但取證鬱薁於栘字未置一解未必舍人景純爾雅之
意耳陸農師埤雅羅願爾雅翼好生新義獨唐棣皆用夫栘栘
楊之舊詁王觀國學林謂唐棣者栘常棣者棣甘棠者杜乃三
物俱不失景純故步也若夫常棣郭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
桃可食則與豳風食鬱及薁之薁相類實非一物毛傳謂之薁
薁婁古櫻字卽今桃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承花者曰其實似
櫻桃薁李麥時熟食美北人呼之相思也顏師古急就篇注其
子熟時正赤可啗俗呼爲山櫻桃隴西人謂之棣子上林賦隱
夫鬱棣閒居賦梅杏薁李棣之屬注俱云似櫻桃毛詩稽古篇

豳風之鬱車下李也薁薁李也小雅常棣常華白棣樹也三者
各一木孔疏謂薁是鬱類而小別引晉官閣銘以證之則鬱薁
各一木陸疏謂鬱實大如李而色赤棣實如櫻桃而正白史記
司馬相如傳注引郭璞謂鬱卽車下李棣實似櫻桃則鬱棣各
一木陸璣謂郁李實大如李常棣實如李而小則鬱棣各一木
掌禹錫修嘉祐本草郁李下引陸常棣疏益以一曰薁李始誤
合薁李爲一木鬱薁棣三木相類而結實異鬱薁大如李棣小
如櫻桃先儒釋常棣從無言其名薁李者陶隱居所謂子赤色
可啗韓保昇所謂子如櫻桃甘酸而少澁寇宗奭所謂子如御
李紅熟可啗正是常棣但不得以爲薁李耳本艸綱目既以薁
爲野蒲萄又以常棣爲薁李誤矣本草郁李圖經云郁李樹高

五六尺葉花及樹並似大李惟子小若櫻桃甘酸又引爾雅常棣郭注棣樹子如櫻桃鄭樵爾雅注唐棣云一名夫栘似白楊不用那昺郁李之說常棣云郁李用本草圖經與郭義尚不遠耳說文云白棣陸璣云蘂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正是一物蓋唐棣栘乃皮白故云似白楊常棣及子白故謂之白棣說文與爾雅亦不相背呂氏謂郎今玉李亦以白言段氏以花紅花白分之失其旨矣沈存中據晉宮閣銘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蘂李一株謂車下李與郁李或可謂鬱蘂之常棣也小變那昺引陸璣之說車下李郎鬱唐棣白栘也蘂李郎郁李族類若以郁李名白栘古無是說廣雅鬱郁李一名棣一名蘂則鬱蘂同物呂氏本草郁核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則車下李與

郁李同物俱無一名白栘之說綜而論之鬱蘂雖有大小皆與常棣相類而非一物至唐棣自是夫栘方以智通雅謂郁李花連蕊放苞方與韡韡之稱合若白楊之夫栘有何花可稱而曰偏反方氏此言混合唐常為一究其蔽錮皆不細讀郭注皮似白楊之語直以白楊為夫栘故爭其花而不得耳王伯厚詩考引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藝文類聚引三家詩夫栘之華喤喤不煒煒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棠棣匪他之誡棠與唐同即夫栘曹正用韓詩此三家詩之異文與毛公篇名不同而非釋常棣為夫栘也若夫李商隱詩常棣黃花發沈存中又謂棣棠葉似棣黃花緣莖而無實人家亭檻中多種之戴侗又謂棣或紅或白紅而重出者名錦帶白而單出者結實如

小李故謂郁李賏蔓生類蒲萄六月熟甌諺云賏蔓熟食新粥非郁李也棠棣今世之垂絲海棠華如棣而支幹類棠其華麗爾下垂豈所謂偏其反而者耶是皆競出新義乃經義之蝨賊郝氏爾雅義疏云唐棣華白即今小桃白也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及背終乃合又謂棲霞山中赤棣小于櫻桃味酢而多毛不美非不可爲博物之助必執以爲此詩人所言亦未敢信矣朱子與張敬夫論發已論語說曰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云唐棣棫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是朱子亦遵守爾雅景純之注毛公叔重康成皆以爲二物本草圖經初無異訓識名者是以徵矣陸元朗詩釋文唐棣亦止引郭注不引

圖風及陸璣疏其識在邢昺諸人之上也故論唐棣常棣當以爾雅正文爲斷

其魚魴鱮

齊風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毛傳鱮大魚箋云鱮魚子也魴也鱮也魚之易制者二說大小迥異下章其魚魴鱮傳魴鱮大魚箋云鱮似魴而弱鱗竊謂毛傳鱮魚之解當以魴鱮比類爾雅魴魚郭注江東呼魴魚爲鯿廣雅鱮鰱也毛傳以魴鱮鱮同爲大魚鱮亦不過魴鱮之比孔冲遠疏引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鱮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鱮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鱮則吞矣孔叢子僞書與家語同出王肅之手因毛傳大魚之訓遂潤色任公子會稽釣大魚故事恢

張鰥魚之形務與鄭箋魚子之訓相反毛公未必取此不經見之魚也鄭箋云鰥魚子疏引爾雅釋魚鯤魚子李巡注凡魚之子總名鯤景純同古音鰥鯤同字通用禮記內則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臡惠定宇案說文鰥从魚寡省聲寡本昆弟字古魂切周人謂兄曰寡爾雅作嫋从弟爲嫋从魚爲鰥與鯤同物同音汗簡古論語昆作鼻石經鰥作鼻錢辛楣云內則之卵本是丱字故又有臡音鰥鯤丱聲皆相近弁从丱聲關从丱聲臡則漢時俗字按鰥鯤二字本同更有可證者公羊襄二年經鄭伯瑕卒釋文瑕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綰師古曰綰工頑反左傳作瑕古今人表泠淪氏服虔曰淪音鰥鰥與昆同音劉熙釋名無妻曰鰥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曰恒

鰥鰥然也故其字从魚魚目恒不閉者也此皆鰥鯤相通之證也或謂物之至大與至小者同名鯤爲魚子莊子逍遙遊有魚焉其廣千里其名爲鯤乃漆園寓言幻小爲大列子湯問張湛注鯤鯨魚也亦晉人望文生義無當訓詁賈誼賦橫江湖之鱣鯨臣瓚曰鯨大者長數里鯨鯤亦不必混爲一物自疏引孔叢子盈車吞豚之妄語說詩者遂多以鄭義爲優矣雖然鄭箋魚子之訓亦有當辨者魯語魚禁鯤鮞韋注曰鯤魚子鮞未成魚也說文鰭魚子已生者也鮞魚子也西京賦擾鯤鮞薛綜注鯤魚子也鮞細魚族類據諸書是以魚卵在魚腹中未生者爲鯤卵已成爲細魚者爲鮞爾雅有鯤魚子鯤小魚之別內則濡魚卵醬謂以魚子爲醬濡烹其魚又實之以蓼是卵乃未成魚之

稱里革斷罟曰魚禁鯤鮞鳥覆翼卵康成箋意魴鰥魚之易制者所謂魚子亦不過謂小魚耳若以卵醬證之鄭注內則卵讀爲鯤箋詩不云鰥讀爲卵卵未成魚何徵笱之能制不能制乎說詩當卽本章上下文繹之此詩喻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兩章皆言魴魴乃魚之美者以喻文姜箋所謂初時之婉順又以鰥鯉分綴於魴之下乃指其從者箋云其從姪娣之屬其三章曰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知其魚大小總不相懸遠使鯤爲盈車吞豚則魴鯉亦必盈車能載然魴鯉不聞如此其大也使鯤爲魚子則魴鯉亦必與鰋鮞相等然魴鯉不聞如此其細也毋乃歌詩不類也乎況魴隊中忽有一盈車吞豚之鰥則必奪鬬爭流羣魚將爲所吞噬避之不暇何能唯唯隨行若鯤爲魚子之總名亦不能確指爲何魚也孔疏惑於孔叢子盈車吞豚遂謂魴鯉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不知毛傳雖云大魚亦不過與魴鯉相類者耳卽如鮞爲魚子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魚之美者東海之鮞高誘注鮞魚名是鮞亦不必魚子古人一字有數義鰥自是魚之一種許叔重說文鰥鰥魚也魚自有以鰥名者叔重詩用毛傳毛公傳義爲孔疏所掩毛以鰥與鯉爲大魚孔疏遂謂鰥爲盈車吞豚鄭以鰥爲魚子疏引魚禁鯤鮞謂爲小魚後人又引內則卵醬以附益之致使大者不經見小者未成魚與魴鯉適不相類不如叔重鰥魚名之訓爲持平而不鑿耳

齊風豈弟

鄭康成初从張恭祖受韓詩齊風齊子豈弟不從毛傳豈弟樂易之訓箋云豈弟猶言發夕豈當讀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康成云猶言發夕者本韓詩以發爲旦旦亦明也韓詩發旦也見釋文與爾雅愷悌發也義合爾雅愷悌者闓圛之假借闓圛以開明爲義不以行爲義孔疏未達鄭旨謂侵明而行因以發爲行又以闓爲行釋闓圛與發不能融貫今文古文之異字猶顯相牴牾孔疏引易闓物成務今易釋文開王肅作闓考廣雅闓開也方言闓苫開也東齊開戶謂之闓苫楚謂之闓詩大東箋喻王圛置百官釋文圛本作開此皆闓訓開之證與說文圛開也同闓通作曒廣雅曒臨照也方言曒臨照也陸元朗釋文闓音開圛音亦乃音之通轉也孔疏信東晉晚出古文爲眞鄭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疏乃云古文作悌今文作圛鄭依賈逵所奏从正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是鄭謂古文作圛孔疏轉云古文作悌其違異如此益不知賈逵所定馬融康成所注爲眞古文耳說文圛尚書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此洪範之舊說許叔重所稱書古文與鄭康成同疏引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圛者色澤光明史記裴駰集解引洪範鄭注同周禮太卜經兆之體鄭注體有五色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蚩曰克亦據古文尚書以釋之史記宋世家作涕乃聲之假借史記惟用古文時有異字自衞包改爲驛失今古文之舊乃鄭不云弟尚書作悌而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者弟與悌形雖近必言圛始見明義圛通作曒方言曒明也廣雅曒明也曹憲

驛音亦卽驛之譌說文無驛當作圛夫欲定圛圛之訓開明必
先究發之訓旦孔疏雖引爾雅而不得爾雅之旨乃云釋言愷
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圛明發行郭又引詩齊子愷
悌是圛亦爲行疏此言殊誤今郭注但有發行無圛明語尤爲
譌脫爾雅發字當作開明解與窒薆釋塞翳蔽釋章膺身釋親
數句一例蓋愷悌二字訓發發者開明卽韓詩發旦之義廣雅
發開也釋名發撥也撥使開也開有明義詩長發釋文撥韓詩
作發發明也尤可爲齊風發旦之證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薛夫
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
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鼓
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發明猶旦明也論語不悱

不發皇侃疏發明也此與履我發兮遂視既發之發不同故鄭
於彼訓發爲行於此訓發爲明孔疏不知鄭豈弟猶發夕之義
由於未通韓詩發旦之旨既發爲行又謂圛亦爲行則歧中之
歧也方言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鸞
戴東原注發夕謂解息車徒蓋釋詩齊子發夕之義然方言併
無夕字郭注亦不引詩戴氏牽合方言不如从爾雅之爲勝也
毛謂發夕自夕發至旦是毛以發爲行箋云文姜發夕由之往
會焉曾無慙恥之心謂文姜旦夕由之豈弟猶言旦夕卽韓詩
發旦旦有明義明則無所掩飾詩序所謂通道大都播其惡於
萬民也鄭以毛傳豈弟爲樂易與上發夕不一例且與下章翱
翔遊敖相複故改爲圛圛則發夕與圛圛爲類翱翔與遊敖爲

類發夕者旦夕與閬閎皆爲駢字豈弟愷悌皆假借字故鄭以閬閎訓開明之本字釋之爾雅愷悌發也發者旦也明也郎鄭箋閬閎釋愷悌爲明則文順而義顯釋愷悌爲行則文迂而義晦讀鄭箋則知諸家爾雅注之疏康成與毛傳異者改字取三家說此雖用韓嬰釋發爲旦實據爾雅以釋詩爾雅子夏所作親受詩於孔子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五終

海甯蔣生沅校
長沙王先愼

開有益齋經說三

上元朱緒曾述之著

岵屺

毛詩魏風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與爾雅釋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正相反孔疏以毛傳當是傳寫誤陸氏詩釋文云此傳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爾雅釋文云岵三蒼字林聲類竝云猶屺字音起阮孝緒字略音古開反葢呂忱李登等皆有岵字讀與屺同爾雅釋詩是三家詩必有作岵者說文無岵字故呂忱字林始收之耳說文屺山有艸木也屺山無艸木也與爾雅同劉熙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

木曰岵岵坦也無所出生也是劉成國亦據爾雅爲義而毛傳爲孤義矣此孔冲遠以爲傳寫誤也段氏說文注獨謂毛傳爲長且申其義曰岵之言瓠落岵之言荄滋岵有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岵有陰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父尚義母尚恩屬辭之意可見許宗毛疑有無字本同毛後人易之然考玉篇岵山多草木岵山無草木顧野王去叔重不遠其書多宗說文段謂後人改易說文不知何據豈野王以前已有改說文者乎段氏云岵之言瓠落以瓠訓岵義亦難曉不如言岵通乎枯枯槀也取易枯楊之義枯亦作苦唐語林引施士丐云以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所岵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莊子人間世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釋文崔本作枯段云岵之言荄滋荄草根也易箕子明夷劉向今易作荄滋不如言核通乎賅兼賅也有多義然段氏所見特一隅耳嘗就爾雅以伸之岵言多草木者岵字从古字訓天逸周書周祝解天爲古鄭康成堯典注古天也元鳥篆古帝天也易乾爲天爲父爲木果虞氏逸象乾爲古繫辭下傳其於中天乎虞翻注云中古天道資生故云多草木蓼莪無父何怙怙韓詩賴也書怙冒有冒覆之象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釋名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故云草木古从冒爲祜爾雅祜福也厚也有增益之義故云多籀文嘏今省作鼓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是字从古者皆有發生意吳都賦岡岵童劉淵林注童無草木也若童無角此釋童爲無草木錢辛楣云父尊母卑岵非釋岵爲無草木

卑岠必卑於岵岵之言護也山有草木所庇者廣也案釋山卑而大扈郭注扈廣也扈與岵音同此取其廣不取其卑葢岵較崧喬爲卑較岠則爲高耳段氏獨以岵爲瓠落毋乃偏乎岠言無草木者岠字从己五經字樣云从戊己之己說文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細形也己从土爲岠爾雅岠毀也毀與敗同訓皆爲零落之義錢辛楣云岠之言基也案詩秦風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畢也堂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釋文紀如字本亦作岠沈音起正義案集注本作岠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箋以基亦是堂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釋邱畢堂牆李巡云厓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案詩之有

岠謂堂牆亦平基無草木之義爾雅作峬者峬从亥亥古讀以釋文故云猶岠字詩正義白帖引爾雅亦作岠阮孝緒音古開反太平御覽作垓音古來反類篇峬柯開切俱不合毛詩古音陔从亥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今云从二二古文上字也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也淮南天文訓亥者閡也釋名亥核也收藏萬物核取其好惡眞僞也三統術云該閡於亥孳萌於子說文閡外閉也皆無草木之象御覽及北堂書鈔初學記引作垓峬與垓通史記太乙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又通作陔文選東晳補亡詩南陔注引聲類陔隴也說文隴天水大阪也爾雅釋地陂者曰阪是峬也隴也陂也阪也訓詁相近亥从口作咳古文孩老子如嬰兒之未孩亥从木爲核

漢書五行志孚鎛根核方言荄杜根也師古曰核亦荄字段氏
以荄滋爲有草木之證然荄艸根也明夷十月之卦草木根荄
雖存不絕生意而已若以證多草木曰岐亦屬支離難通且改
說文以就毛傳殊爲迂曲仍不若孔陸以毛傳爲傳寫之誤从
爾雅爲優也爾雅多說文作有郝氏爾雅義疏以岵爲多草木
知此爲少草木非全無草木義亦通至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
土戴石爲岨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岨與
爾雅相反釋名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
之也與毛傳合陸佃爾雅新義土戴石有隕道故曰土戴石爲
岨石戴土不必隕也其爲崔嵬謂之云爾詩先崔嵬後言岨矣
亦以此是陸以爾雅爲長郝氏懿行云說文兀高而上平也阮

石山戴土也是高而上平者爲石山戴土則高而不平者爲土
戴石說文岨石戴土也嵬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段氏注云石
在上則高而不平故曰崔嵬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岨是郝
段以毛義爲長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則以爲所見本異戴侗六
書故岵岨並引毛傳說文不加論斷仁和孫志祖爾雅考異海
昌周春爾雅音略云爾雅岵岨岐與下文崔嵬岨毛傳正相反恐
非傳寫之誤各有師承亦不失解經篤實之旨也

不濡其翼

曹風候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毛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
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
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毛以不字爲發聲不濡翼者

濡翼也不濡咮者濡咮也猶爾雅夷上濿下不濡者濡也左傳
不類者類也右倪不若者若也古人訓詁有此例箋不以不字
爲發聲不濡與下不稱不遂作弗字解疏謂傳言鵜鳥在梁可
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
乎言必亂其政箋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
非其常但亂政由於非常非常必能亂政傳箋意實相輔康成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
下己意此箋用毛意以己意表明之故不從韓魯說也康成禮
表記注鵜胡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
爲才如君子以稱服爲德此從張逸祖受韓詩之說鄭志答炅
模謂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傳記注己行不復

改之孔沖遠禮疏引詩注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
其翼猶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乘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
孔以毛傳爲鄭箋又改鄭非其常爲必辱其職自相牴牾蓋修
詩疏有王德韶齊威修禮疏有朱子奢李善信諸人不盡出沖
遠之手是量定之未審也唐語林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士
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
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
毛注失之韓昌黎爲施士丐墓志銘云稱其明毛鄭詩善講說
此其一端也歐陽永叔詩本義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
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食而得不濡其翼如彼小人
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陸佃埤雅云鵜號淘河泲澤則濡其

味翼宜矣今反取飽於梁不濡其翼非特不濡其翼又且不濡其味詩以刺小人不食其力無功而受祿羅願爾雅翼云鵜之於魚出入泥塗翕受渾濁相與竭澤而後有得今乃集於梁之上因人以飽曾喙翼之不濡可謂幸矣范處義詩補傳鵜當在泥水中自求魚而食今乃高處魚梁之上翼味不濡而竊食人之魚譬小人宜在遠方今乃衣赤芾而竊祿於高位可謂不稱其服衛湜禮記集說引藍田呂氏曰鵜胡善居污澤之中捕魚以爲食者也不濡其翼則不得食梁者魚梁也人之所以捕魚者也鵜之求食不之澤而之梁無濡翼之勞坐得其食如人之無德無功而受顯服此皆祖歐陽之本義而毛鄭舊訓隱矣然歐公之解鵜梁亦即毛鄭之訓引而伸之者也欲知濡翼之解必先辨在梁之喻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注梁水偃也偃水爲閘空以笱承其空禮王制然後漁人入澤梁注梁絕水取魚者詩谷風無逝我梁無發我笱彼何人斯胡逝我梁胡發我笱箋云梁魚梁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梁石絕水之梁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傳石絕水曰梁據此知梁爲魚梁乃人發笱取魚之石陸璣疏鵜形如鴛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是鵜之食魚未有不濡翼不濡咮之理若不濡翼不濡咮非其常也此乃小人亂政之象釋曹風據周禮注梁以笱承空及他詩發笱逝梁互通其義則鵜不淘河而食笱中之魚其爲無功食祿自不待言毛無必亂政之語

正義以此伸毛必出於全緩舒瑗劉焯劉光伯之舊疏鄭以爲非常其注釋能見其大無所不包語奧旨深後人以淺近易曉者改之然亦不出其義蘊之內也魏黃初四年夏五月有鴻胡鳥集靈芝之池詔曰此時人所謂污澤鳥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魏文不云小人在朝但云賢士在下而舉茂才是亦以鴻喻才與表記注以不濡污其翼爲才義合候人之首章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祓言遠君子彼其之子赤芾三百言近小人下二章亦以鴻不濡翼不濡昧爲才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不遂其媾爲小人此三家異義不必強同後儒因黃初之詔遂以季女斯飢爲守道貧賤不

如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能暢言非常亂政之旨章服濫則爵祿輕爵祿輕則亂源作朝廷開倖進之門則無功而食者衆一鴻飽而百鴻隨鶴實乘軒士焉能戰寇從東方來使鹿觸之足矣政亂國亡胥由此輩東方生七諫云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鶩鵝雞鶩滿堂壇兮麤鼠遊乎華池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豈非今古同慨耶

小人所腓

毛公詩傳隱奧鄭箋申毛義改字皆有所本古字段借通用後儒好以本字義釋之而古義失采薇小人所腓傳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成役之所芘倚孔疏謂王肅述之云所以避患也戎車安得有避患義引左傳公室之

所庇申鄭義然傳但以辟訓腓王肅以爲避患義未周密鄭謂
芘倚則不專言避患而兼有避患之義朱子集傳用鄭義訓芘
又引程子腓隨動之說說文腓腔腨也易咸其腓艮其腓乃腓
字本義但不必以釋易者釋詩朱子語錄以爲當刪去是也小
雅四月百卉具腓傳腓訓病韓詩薛君曰變也是腓之借字若
必泥腓字本義彼百卉亦以腔腨訓之乎大雅生民牛羊腓字
之傳訓辟字愛鄭無別訓亦必以爲芘倚牛羊腓字與鳥覆翼
之同義若僅遠避則不踐踏而已何謂字愛乎朱子亦訓芘是
矣采薇釋文腓符非反毛云避也鄭作芘必寐反倚也陸元朗
不達古音遂謂毛鄭異讀案腓騐依爲韻下與翼服戒棘爲韻
騐詁癸聲癸古讀如拒癸之諧聲字又爲闋闋古讀鋸詩俾民

心闋叶降此大戾服古音如匐其侈音亦爲備易服牛乘馬許
君引作備戒本音近棘鹽鐵論引詩我是用戒今詩作急六韜
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據此則毛傳腓爲辟卽讀腓如辟音
與上下文爲韻陸氏釋文腓符非反失古音矣且腓與芘同毛
鄭皆以聲相似取義腓爲辟者易咸艮釋文腓本作肥肥古音
鄙列子口所偏肥晉國黜之肥卽鄙肥通芘爾雅葵蘆芘注讀
作菔古音備班固幽通賦安慍慍而不芘文選注曹大家訓芘
爲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此芘與辟音近之證說文辟法也辟
迴也經典多通用釋文毛云避也字直作避芘與避同音古人
訓詁段借多取聲近之字芘通作庇爾雅庇麻蔭也雲漢箋人
庇蔭其下者釋文庇本作芘易剝下所芘也釋文芘本作庇又

通作比公羊哀五年城比釋文比本作庇又作芘說文比密也
則芘有庇蔭比密之義說文芘草也庇廕也經典借芘爲庇鄭
亦用叚借字況腓與腓通爾雅腓陋隱也說文腓隱也儀禮士
虞禮有司徹俱有腓用席之文鄭注腓隱也是腓有隱蔽義與
庇蔭比密義近鄭云腓當作芘既取腓音之相近又取辟音之
相近鄭因毛傳隱奧故改字以顯其義王肅好與鄭異不知毛
之辟已開鄭芘之先鄭言芘愈顯毛辟之說兩解相須如驂之
靳鄭與毛初無違異也呂東萊讀詩記嚴粲詩緝皆沿程子腓
隨動之說顧亭林日知錄曰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
如足之腓亦主程義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謂腓乃躁動之物非

隨動之物程易傳咸訓躁艮訓隨自相矛盾所駁極當又謂王
肅述毛以爲避患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
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近人毛詩傳疏謂君子所依依於車
中依猶倚也小人謂徒兵辟者辟於車下皆宗毛而不取鄭用
王肅之說而小變之然腓讀與辟同鄭其字作芘亦假借也王肅以
借也腓讀與辟同辟讀與芘同鄭其字作腓其意爲辟此假
避患申毛義不如鄭箋以芘倚輔毛義之顯明也

自土沮漆

大雅緜詩自土沮漆毛傳沮水漆水也又云周原沮漆之間周
頌潛詩猗與漆沮毛傳沮漆岐周之二水吉日漆沮之從毛傳
言漆沮之水鄭箋亦無異義此三詩當一例皆指豳岐之地後

入雒分之舍毛傳鄭箋率合禹貢漆沮既從東過漆沮僞孔傳漆沮一名洛之說於是涇東涇西二水一水遂成聚訟鄽道元云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不知毛鄭之說原自分明後人爲僞孔傳所誤自生轇轕惟以詩解詩以禹貢解禹貢則不勞煩辭而定矣解漆水與毛鄭合者許叔重說文是也叔重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乃杜陽之訛山海經翭次之山漆水出焉郭注漆水出岐山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若曰漆治栒邑有豳鄉豳國公劉所都劉昭續漢志右扶風栒邑有漆水水經漆水出右扶風俞山東北入於渭闕駰十二州志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括地志漆水源出岐州普閏縣東南岐漆山漆溪東入渭皆漆水在豳岐之證漆水之地既定則沮水亦卽在漆之左右毛傳所謂居沮漆之間也沮水詩疏未詳所在亦惑於僞孔漆沮爲洛之說洛在唐鄜州洛川去邠岐甚遠不知禹貢漆沮爲二水亦不得統謂之洛水經漆水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漆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北入於洛是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若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何得又謂之入洛王伯厚詩地理攷深疑其不然程大昌雍錄以漆沮洛爲三水作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以明之源出各異詩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瀕浸之水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班固地理志褒德下有洛水說文洛水出左馮翊祋祤縣北夷略中東南入渭諸儒但言洛水無漆沮

之名是漆沮一名洛水其說創自僞孔水經渭水又東逕華陰縣北洛水入焉亦但云洛水闕駰始本僞孔以爲漆沮之水遂開數千年之轇轕然則雍州有兩漆水乎曰此上流下流之異耳詩自土沮漆在岐周之間是謂之上流也書東過漆沮敘於灃涇之下是謂之下流也漢儒於漆沮不强分爲二地必本師說自鑿鄭白二渠漆沮入渭洛之道與三代時已不合鄭渠渥廢沮水故道更爲難考若左馮翊右扶風乃漢京兆尹所分治夏禹及公劉時亦無此區別說文瀘水出北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濁谷水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柒水又謂爲柒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闕駰曰縣西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此水然此漆沮水特瀘水之分支沮水發源由北而西其

源委郦注不能盡詳而雍州洛水又闕故後儒多生支節斷以毛傳則公劉居豳在沮漆之間所謂沮漆之上流也晉書地道記新平郡漆水在漆縣西元和郡縣志新平縣本漢漆縣屬右扶風皆用漢志古說宋敏求長安志華原縣漆水自縣東北同官縣界來經縣一十五里南流入富平縣合沮水俗名石川水周太王去豳渡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曰自土沮漆又云沮水自縣西北邠州界來經縣九十五里南流合漆水入富平縣界石川河所云漆水卽太王渡漆沮水自邠州來依據毛詩源委不誤李好文長安圖漆沮亦在邠岐之間惜其中俱雜入僞孔漆沮一名洛水等語轉滋疑竇於是漆不一漆沮不一沮辨論紛爭矣胡朏明謂漆縣之漆注涇以入渭普閏之漆合杜岐雍

以入渭皆在涇西二漆中必有一沮在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戴東原謂漆縣之漆非縣詩之漆水經杜水出杜陽山東南合漆水水出杜陽之漆溪謂之漆渠南流合岐水至美陽縣注於雍水隋書地理志杜陽縣有漆水卽縣詩之漆然沮漆二字之音迥不相同今陝西人亦無呼沮爲漆者胡氏土音之說不足爲據漢漆縣以漆水爲名正在栒邑之間戴氏但取漆渠爲縣詩之漆亦屬偏執許謙詩名物疏岐下入渭之沮其原委不可攷決非華原合漆之水亦未識上流下流之異也土齊詩作杜見漢地理志杜陽縣下所引顏注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是齊詩作杜字雖異然謂沮漆之間則同王氏經義述聞謂沮當作徂與自堂徂基自羊

徂牛一例然三家詩俱無徂漆之文若謂齊詩杜沮漆非三地名考周禮春牘應雖禮記書思對命漢書書行義年皆係三字三項詩侵阮徂共鄭箋以爲三國名古人多有此句法不必改作徂字周本紀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尤爲漆沮入渭之確證又云古公去豳渡沮漆踰梁山皆用毛詩其沮字非後人所加縣詩沮漆卽潛之漆沮二字上下顚倒協韻無關宏旨齊詩作杜毛詩作土各有師法亦不必從齊毛傳訓土爲居猶禹貢雲土夢作乂之土與下章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及築室於茲意義相承更不必改作杜耳詩之沮漆漆沮皆指周原之地宋李樗獨以吉日漆沮爲洛水是亦爲僞孔所惑詩小雅自有瞻彼洛矣之文毛傳不言洛卽漆沮據此益可證僞孔合漆沮洛爲

一水之謬顔師古漢書注漆沮卽馮翊之洛水馮應京名物疏謂漆水又名洛不當併以沮爲洛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謂洛之委與漆沮合已兼有二水名在其中謂漆沮不得併名洛爲過韓邦奇言洛自洛而漆沮二水入焉顔既承僞孔之謬馮謂漆水又名洛其謬同陳謂漆沮委可併名洛亦非蓋洛之源不得名爲漆沮漆沮既合於洛則直謂之洛不得更名爲漆沮譬如淮既入江不得謂江爲淮江既入海不得名海以江也總之詩之漆沮與禹貢之漆沮三代以前水道無異名小雅瞻洛職方渭河史記西伯獻洛西之地彼自名洛謂漆沮入渭入洛則可謂漆沮卽洛則不可益歎晚出之僞傳遺誤後人匪鮮也

在武丁孫子

頌先祖必及其孫子言孫子之能繼功德正歸美祖宗之義武丁之後有祖庚祖甲皆賢王也商頌元鳥篇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鄭箋謂武丁之孫子有武功王德其說精確不易毛但訓武丁爲高宗王肅好與鄭異遂謂武丁之爲人孫子孔沖遠惑於王肅誤以爲述毛謂武丁善爲人孫子其說迂曲難通呂東萊讀詩記朱紫陽詩集傳魏了翁毛詩要義皆從鄭說謂武丁之孫子是也曾子固譏鄭箋之失謂武王卽成湯前後俱美成湯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云成湯功業上文述之已詳此詩本祀高宗不應無一語稱揚武丁則子固之譏鄭非矣難鄭者莫若嚴粲詩緝其辨曰武丁後世無顯王況孫子祀其

先王不應自誇其武德嚴氏何不考之甚乎周公作無逸高宗之後卽稱祖甲云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周公之稱祖甲如此豈得謂武丁後世無顯王乎嚴氏解詩何不讀無逸之篇乎豈周公之言不足信乎據書之無逸知武王之後有顯王則鄭箋之不可駁一也史記帝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帝祖庚崩帝祖甲立是爲帝甲元爲祀高宗武丁崩始合祭於契之廟迨祖已專立高宗之廟則非獨祫祭於太祖禘於羣廟而已據此知元爲之詩必作於祖庚祖甲之時武丁之孫子卽指祖庚祖甲鄭明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乃嚴氏疑祀高宗者自誇其武德謬矣則鄭箋之不可駁二也無逸祖甲康成以爲武丁子帝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帝祖甲以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康成此注必本古說乃王肅從而亂之以祖甲爲太甲非特世次顛倒且太甲稱太宗未聞稱祖太甲在位十二年亦非三十三年王肅妄造此語晚出僞書孔傳因之附會與肅解詩不以武丁孫子有武功王德同出一喙據此知王肅有心異鄭游談無根則鄭箋之不可駁三也且武丁之孫子其武功王德更有可考者竹書紀年祖庚元年丙午王卽位居殷作高宗之訓祖甲元年王卽位居殷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祖紺史記誣以淫亂殷道復衰不若竹書之得實據此知武丁之伐荊楚與祖甲之

征西戎其武功王德同爲顯赫豈得謂武丁後無顯王併無武功王德乎則鄭箋之不可駁四也或曰祖庚祖甲皆賢君矣然皆武丁之子非武丁之孫帝甲之子廩辛廩辛之弟庚丁無所表見詩何不云武丁之子而云武丁孫子乎抑知詩有明言某之子孫如后稷之孫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者是有泛言子孫如宜爾子孫子孫保之子孫千億子孫繩繩者是至概言孫子乃約舉之詞猶皇矣曰施于孫子既醉曰從以孫子皆歸美祖宗之義耳且大雅文王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鄭箋云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大雅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與商頌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語句正同使如王肅之說將謂文王爲人之孫子乎使如孔申王肅之說將謂文王善爲人之孫子乎則鄭箋之不可駁五也若夫那祀成湯三言湯孫鄭箋謂烈祖爲湯湯孫爲太甲確不可易毛傳湯孫奏格湯孫之庙俱無訓獨於此湯孫訓湯爲人之子孫不釋於初見而釋於再見疏謂舉中以明上下解經從無此例疑爲王肅竄入之語王肅以經三湯孫俱云湯爲人之子孫以爲終篇述湯生存之事與詩序祀成湯義大相乖刺且烈祖祀中宗云湯孫之將殷武祀高宗云湯孫之緒肅又將何解乎孔疏不駁王肅釋那詩湯孫之謬轉援以武丁爲人孫子之證是非可謂倒置據此知湯孫爲湯之孫即武丁孫子爲武丁之孫子則鄭箋之不可駁六也至於武王載旆毛以爲湯鄭箋云有武功王德亦指湯言非有異義湯曰吾甚武武丁亦稱殷武何武丁之孫子獨不可

言武乎高郵王氏謂武丁武王上下倒易當作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非不言之成理惜無左證且謂毛傳已據誤本共不誤之本於三家詩亦無所徵近人作詩毛氏傳疏又謂武丁孫子猶孫子武丁倒文就韻其說近陋然則解詩者遵高密之正軌不必揚王肅之頗波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六終

海甯蔣廷瓚
長沙王先愼 校

南菁書院

開有益齋經說四

上元朱緒曾述之著

嬪貢

鄭仲師所解周禮康成多存於注中賈公彥不達其旨凡先鄭後鄭稍異者輒黜仲師而仲康成太宰九貢先鄭作賓貢皮帛之屬後鄭作嬪貢絲枲王昭禹周禮詳解王與之周禮訂義皆用賈公彥從鄭康成作嬪於是先鄭作賓罕有通其義者高郵王氏經義述聞獨以先鄭爲長其言曰祀與賓相對爲文上文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閭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然高郵王氏猶有不盡言者今即其說以推證之小宰六聯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宰夫

以式瀘掌祭祀之戒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共牢
禮飪人共祭祀之好羞賓客之禽獸委人稍聚待賓客以式瀘
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川衡祭祀賓客共川澤虞凡祭祀賓客
共澤物之莫圃人祭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凡祭祀
賓客共其果蓏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春
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饔人凡祭祀共盛
賓客共其簠簋之實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
凡此皆祭祀賓客對文之證至太府掌九貢九賦之貳邦都之
賦以待祭祀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尤與太宰祀貢賓貢之文相
應高郵王氏謂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
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其說是也或曰先鄭賓貢謂皮帛之屬
後鄭以爲嬪貢絲枲然則从先鄭則賓貢皮帛豈不與幣貢相
複乎高郵王氏第言賓貢何以不言皮帛不知先鄭皮帛之屬
不過略舉一二物以該之賓貢皮帛乃繫乎賓客之用幣貢繡
帛不繫乎賓客之用猶祀貢先鄭犧牲專以祀言彼牛人之職
凡祭祀共享牛求牛賓客共牢禮精腯之牛何嫌其複乎高郵
王氏謂服貢亦嬪婦所爲不謂嬪貢材貢不謂工貢貨貢不謂
商貢明此賓貢與祀貢對文凡共賓客之事皆在貢中不必皮
帛始爲賓貢不必更言皮帛也至於禹貢九州亦有不必拘者
疏謂康成據禹貢爲說絲枲鹽青州銀鐵梁州浮磬蠙珠徐州
漆兗州球琳雍州金貝橘柚揚州砥礪楛榦栝柏篠簜瑤組織
荆州絺豫州獨祀貢先鄭謂犧牲包茅康成無異說賈疏因犧

牲難釋以禹貢遂舉禮器三牲魚腊言之然康成物貢正有魚鹽亦未免於複耳康成幣貢有馬禹貢所無疏謂堯時無貢馬引周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康成本不泥禹貢疏泥禹九州之貢謂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其說拘矣秋官大行人甸服其貢嬪物鄭康成注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爾雅曰嬪婦也鄭司農於太宰訓爲賓貢至大行人訓頻爲嬪似爲康成太宰注之所本高郵王氏引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仁頻賓根也說文顰水厓人所賓附爲頻賓同聲之證頻亦當作賓與太宰賓貢一例或據宋王觀國學林云周禮故書多用省文不必依賓字解故書位爲立儀爲義倡爲昌仍爲乃皆省文釋名嬪者賓也安知故書賓非即嬪省文乎然司書故書受爲授大司徒故書求爲救閭胥故書既爲暨弁師故書會爲體知故書有通用有假借非皆省文太宰賓貢先鄭以本字訓爲賓後鄭改字訓爲嬪大行人頻貢先鄭改字訓爲嬪高郵王氏仍依先鄭太宰訓爲賓義各有當宜擇所長康成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仲師據古文康成據今文賈疏發揮康成自應伸嬪貢義康成兼存司農正以待後人之考覈三禮以高密爲絕學後儒未敢輕議然先鄭之說有可通其義者亦不廢也

月令五藏分配五行

五藏分配五行有二義古尚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今

尚書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叔重五經異議主古尚書其
作說文則兼存今說高誘注呂覽淮南則先主今後附古鄭君
駁異議則專釋月令據牲之五藏所在當四時之位若五行所
生主五藏則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夏侯歐陽之說用醫治
之書行實爲驗故其所配是也叔重五經異義據禮記月令謂
五時自相得鄭君駁之曰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
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辭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
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雷其祭也先心後肺秋
祀門其祭也先肝後心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腎後脾凡此之義
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
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肝腎脾

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此義不與行
氣同也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較禮疏爲詳備今注疏本腎脾
在鬲下肺心肝在鬲上按八十一問云五藏俱等心肺獨在鬲
上何對曰心主氣肺主血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相隨上下故曰
營衛故令心肺在鬲上據此知蕭吉所引心肺在鬲上是肝無
鬲上之文較孔疏以心肺與肝俱在鬲上爲勝耳鄭君又云今
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謬也
若反其術不死爲劇考周禮醫師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鄭君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
腎氣寒賈公彥云此五藏寒熱等據月令成文而說及其醫方
之術心屬南方肝屬東方肺屬西方脾屬中央腎屬北方又有

胃膀胱大腸小腸以益五藏爲九藏所謂參之以九藏之動素
問肝者魂之所居陰中之小陽故通春氣心者生之本神之所
處爲陽中之大陽故通夏氣脾者倉廩之本名曰興化能化糟
粕轉味出入至陰之類故通土氣肺者氣之本魄之所處陽中
之少陰故通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所處陰中之太陰
故通冬氣皇甫謐甲乙經云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日甲
乙心爲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脾爲牝藏其色黃其時
季夏其日戊己肺爲牝藏其色白其時秋其日庚辛腎爲牝藏
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所謂醫治之書用行實爲驗此鄭君
之左證翼奉云肝性靜甲乙主之心性躁丙辛主之脾性力戊
癸主之肺性堅乙庚主之腎性敬丁壬主之則又不獨醫術爲

然也至若叔重用古尚書說非獨古尚書也揚子雲太元經太
元數第十一三八爲木爲春藏脾四九爲金爲秋藏肝二七爲
火爲夏藏肺一六爲水爲冬藏腎五二爲土爲四維藏心晉范
望注脾藏色青故在木肝色黃金之精者亦黃故金藏黃肝肺
之爲言敷象火敷揚故火在肺腎色黑心在中央故藏於土子
雲深於象數準易以作太元此許君之所本至其作說文心字
下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舉此爲例則肺當云火藏也博士
說以爲金藏脾下當云木藏也博士說以爲土藏肝下當云金
藏也博士說以爲木藏今本說文有脫字肺火藏誤作金元應
一切經音義引作火藏段氏注補正之是也叔重於心字不廢
火藏之說所云博士卽歐陽夏侯尚書也高誘呂氏春秋注祭

先脾曰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夏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祀之肉先進肺用其勝也一說肺火自用其藏也秋祭先肝曰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也故先進肝一說肝金也自用其藏也冬祭先腎曰腎屬水自用其藏也中央土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一說心土自用其藏也注淮南子時則訓略同高氏前說用歐陽夏侯後說與古文尚書同考白虎通情性云肝木之精東方者陽也肝象木色青肺金之精西方金肺象金色白心火之精南方心象火色赤腎水之精北方水故腎色黑脾土之精脾象土色黃又五祀篇云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

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據此高誘前說證以班固而愈明均可以補康成之注後說則用古尚書自用其藏則叔重所云五時自相得也白虎通言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鄭君中庸注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信土神智俱本孝經援神契春秋元命苞若毛公傳說及京房以土爲信水爲智其說不同耳漢藝文志五行三十一篇六百五十二卷今存者無一焉惟隋蕭吉五行大義五卷日本佚存叢書尚有傳本第十四論雜配分爲六段四者論配藏府最爲詳覈康成駁五經異義此條全文亦賴以傳引管子醫書越記河圖樂緯道家太式而不取揚子太元經則蕭吉以鄭義爲長然高誘淮南呂覽注足以輔鄭亦解經者所

必考也

毋出九門

月令季春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鄭康成注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則云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尚生氣明餧獸之藥所不得出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戒之淮南子時則訓高誘注亦同然高氏所云九門特康成所云城門耳天子城十二門月令但云九門高氏遂云東方三門定爲九門亦望文生義元吳澄禮記纂言不從康成之注小變高氏之說云東西南北各三門則十二門而云九門者南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日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日禁爾案何休公羊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謂三面有臺南方無臺耳此諸侯之制若南門爲正門禁宜眾等物經無明文然則高氏吳氏各執其說平日不得出者爲東方三門耶爲南方三門耶皆遷就九門之數故其說牴牾而不合耳若東爲發生南爲正陽月令但云毋出六門可矣何必曰九門乎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康成注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賈公彥疏謂甲乙丙丁之屬十月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王城面各三門以通十二子是天子十二門康成注之最詳不以此注月令者十二門不可言九門也故以此十二門當九門之一統謂之曰城門康成九門由近及遠始曰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者閽人掌守王宮

之中門之禁鄭司農曰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後鄭云雉門三門也或疑路門至皐門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地孔沖遠云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況禁令之施必由近以及遠故不得遺此五門闇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彼禁其入此禁其出也繼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者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此城門之證載師任近郊之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謂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士師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康成注去國百里爲郊郊外謂之野鄉士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遂士掌四郊鄭司農云謂百里至三百里鄉老注鄭司農云百里內謂六鄉外爲六遂遂人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書序費誓東郊不開孔疏謂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言諸侯則天子郊亦有門可知言近郊則遠郊亦有門可知此近郊門遠郊門之證司關康成注關界上之門賈公彥云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故云關界上門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康成注謂自外來者司關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又門關用符節注司門司關太宰關市之賦賈疏王畿四面皆有關門曲禮入竟而問禁孔疏

竟界首此關門之證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一曰宮禁三曰國
禁四曰田野禁康成九門實兼宮國野三禁義意周而非止禁
城門也若城門之外有郊門更有可證者郊門卽郭門也量人
營國城郭掌固掌修城郭春秋隱七年宣九年定六年皆書城
中城說者以爲內城是內城之外又有郭左傳隱五年伐宋入
其郛僖十二年諸侯城楚邱之郛定八年攻廩邱之郛周書作
雒郛方七十里說文郛郭也城外有郭郭必有門說苑孔子入
齊郭門知作韶樂卽郊外有門之證郭古作亭亭說文度也民
所度居从◎象城亭之重兩亭相對漢典略十二城門門一亭
此城內亭若城外之亭相對知郭亦有十二亭是亦十二門鄉
遂皆有地域近郊如此遠郊可知據司關界首面置三關亦十
二門則天子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皆十二門可知豈得謂
城門外無門乎況山虞林衡迹人皆遂人遂大夫遂師之屬鳥
獸萃止豈郭門外六遂之地門獨無禁乎詩兔罝施于中逵爾
雅九達謂之逵左傳隱十二年及大逵桓十四年焚東門及九
逵莊二十八年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
路皆城中之道此城中平日有罝之證又云施于中林爾雅邑
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牧牧外謂之林此郊外有罝
之證也若如高誘吳澄之說豈置罝罘羅罔等物皆在城門內
之物禁其不得出城而已如近郊有此物可聽其出遠郊乎遠
郊有此物可聽其出關門乎此其說不可通者也月令又云命
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此九門亦必依康成所釋禮季春出

疫于郊以攘春氣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若用三方九門之解將東三門無儺乎抑南三門無儺乎更爲經典所不載矣故曰康成月令九門之注非呂覽淮南高誘注所能及也

春秋各國置閏或不盡同

春秋據魯策書左國雜取諸國之史日月多與經異論者推原其故謂各國置閏之月不同杜元凱作春秋長歷謂術家用黃帝以來諸歷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并攷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經傳及失閏違時皆甄發之定爲春秋當時之歷劉子元史通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獨用周正今攷魯用周正晉用夏正鄭亦用夏正宋用殷正據元凱稱劉子駿造三統以修春秋宋仲子集七歷以攷春秋別爲眞夏歷眞周歷

則各國參用三正置閏無可疑也魯用周正者左傳春王周正月杜注言周以別夏殷公羊倡黜周王魯之說然如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何休注八月雨雪陰風太盛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何休云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公羊紀異也何休注夏之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也是魯用周正不獨左氏郎公羊亦無異議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尤爲周正之確證若謂周魯各有歷周歷是年閏魯歷是年不閏曾是正朔不奉而謂周禮在魯乎漢時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雖爲史遷所采用班固識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杜元凱謂好事者爲之然則左氏之言閏失誰失之乎文元年傳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杜云於僖公末年失不置閏誤於此年三月置閏襄二十七年傳曰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十二年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歷見經傳七百七十九傳發有八此三條明言閏月之失其餘傳不盡言者元凱皆推而得之五行志劉歆謂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執是說也周歷置閏不失魯獨失之夫周與魯非文告不通者也春秋經用周正月何獨舍周歷而獨用魯歷之失閏乎梁劉昭云頑愚之吏失之於下則春秋之歷是也春秋傳所紀周夏之正雜出不齊其失閏實自周始國語楚觀射父對昭王曰重黎氏世敘天地在周爲程伯休父當宣王時失其官守是歷官廢職由來久矣魯歷因周歷而失之也傳定公三年春二月邾子自投於牀廢於鑪炭周春二月夏之十二月寒故用鑪炭是邾亦用周正史通所云魯以行天子禮樂獨用周正諸侯當奉周正朔非魯以行天子禮樂獨得而用之也晉用夏正見杜元凱春秋後序汲郡古書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卽魯隱公之元年正月皆用建寅爲歲首編年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注謂夏正月也以周正言之當時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至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癸未在魯爲七十四年在晉則七十三年是晉用夏正杜元凱已有明文成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而傳則在上年閏月乙卯羅泌路史以爲傳據晉史經用周正猶是元凱之

說耳更推而考之僖公五年晉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不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又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昭元年正月趙武相祁午曰於今七年是秋醫和曰於今八年蓋昭元年正月爲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凡此皆晉用夏正之證惟成十年晉侯獳卒傳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杜注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此獨用周正襄十五年晉侯卒經十一月傳稱冬十六年葬晉悼公經正月傳稱春左氏凡用夏正者宋自晉國之史其本魯史舊文仍用周正亦不必執一而論之定四年傳唐叔封於夏墟啟以夏正此晉之所以用夏正也鄭亦用夏正者隱三年傳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用周正則麥與禾皆未熟哀十二年傳十二月鄭罕達救曲傳稱十二月經書十三年春夏之十二月正周之春顧炎武謂杞宋夏殷之後杞用夏正宋用殷正杞文獻不足徵宋用殷正者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參用三正非臆造之私言唐一行謂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郭守敬曰周秦間閏餘乖次誠確論也益自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之法失劉子駿作三統歷洛下閎作太初歷始定一章十九年七閏但春秋時周

魯置閏之法不能如是杜氏長歷莊二十年置閏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四年一閏僖十二年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至三十年方閏率以五歲一閏定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以二歲一閏閔二年僖元年僖七年八年哀十四年十五年以連歲置閏自襄二十一年二十六年三閏二十七年閏十一月建酉乙巳小後閏建戌甲戌大一年兩閏宋周密以爲疏數不齊殆不可曉案元凱云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學者當曲修經傳月日日食以攷晦朔其術參用善算者李修夏顯乾度歷故長歷於經傳頗有發明其見傳文者如僖七年傳閏十一月乙未小文元年傳閏三月壬戌小特加傳字襄九年傳閏月斷爲門五日之訛攷春秋二百五十年

丙九十四閏春秋時歷本術不可知舍元凱別無專家之書其疏數不齊可以攷日官之失若必齊其疏數所謂度已之迹削他人之足也宋以來通左氏學者莫精於程公說春秋分紀九十卷其朔閏多本杜說襄六年傳十二月丙辰滅萊遷萊於郯今本左傳誤作十一月丙辰考十一月丁丑朔是月無丙辰丙辰乃十二月十日分紀與釋例合趙汸春秋屬辭引長歷文公八年閏七月乃九年閏七月傳寫之訛釋例原書三十篇載永樂大典中顧震滄作朔閏表未見杜之原書於長歷頗有異同陳厚耀春秋長歷諸說加詳然皆不出元凱之範圍閏月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閏春秋置閏不必定在歲終歷法分至必居四正之月氣朔有盈虛置閏以齊之春秋定法全失遂至疏數無

常若預推日食及測歲差里差畸人推步之法今密於古必執此譏元凱之疏非春秋各國司歷所能知也

大司馬固諫

春秋列國官制不盡合於周禮亦不盡命於王朝公族世卿詳於左邱明世本一書杜征南孔沖遠猶得據之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杜注云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傳又云及楚人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杜注子魚也是大司馬與司馬爲二人史記宋世家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前後皆子魚語無公孫固近儒顧氏左傳補注據此謂固非人名固諫謂堅辭以諫猶固請固辭之義補正杜氏朱鶴齡讀左補義以爲皆子魚之言也然杜氏謂公孫固實有可據者僖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杜注公孫固莊公孫二十九年宋公孫固盟于翟泉文七年經宋人殺其大夫傳云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孔沖遠正義曰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傳言不稱名非其罪則此二子名氏亦卿官也僖二十二年傳稱大司馬固於時又有司馬子魚上文樂豫爲司馬下云六卿和公室六卿之外有此二子是孤卿之官宋是上公禮得有孤且春秋之時

不必如禮孔沖遠伸杜義如此最爲通論且史記亦以公孫固
爲大司馬宋世家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
公孫固張守節正義曰世本云宋莊公孫名固爲大司馬是杜
預以大司馬固諫爲公孫固據世本言之攷世本爲左邱明作
與傳同出一人杜預釋例世族譜皆因世本後儒不得輕詆之
也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
公子亾長幼矣而好善不厭韋注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
惠棟謂公子重耳過宋適當襄公之時韋杜皆據世本而言稱
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是矣公孫固爲莊公之孫莊公卒子
湣公捷立南宮萬弒湣公弟桓公禦說立桓公卒太子茲甫立
是爲襄公公孫固與襄公子魚同爲莊公之孫時代非有先後

子魚爲司馬安見公孫固非大司馬乎兵戎乃國之大事安能
禁公孫固不發一言乎或曰襄公會讓其庶兄目夷爲嗣襄公
立以目夷爲相安得子魚爲司馬而公孫固爲大司馬位出其
上然子魚爲桓公子當父在時不得以庶子居卿之位若固爲
莊公孫其爲卿或在子魚之先猶華費遂爲大司馬華豹爲少
司馬公孫忌爲大司馬樂祁爲司馬同在一時也宋執政者華
督以太宰華元以右師向戌以左師豈必大司馬乎亦猶管仲
相齊而國高爲齊之上卿也左傳載宋卿有專稱大司馬者如
皇非我爲大司馬是也有專稱司馬者如華耦爲司馬蕩澤爲
司馬老佐爲司馬是也有先稱大司馬後省文稱司馬者如宋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又云孔父嘉爲司馬既云殺大司馬公

子卬又云司馬握節以死是也有傳稱司馬而注云大司馬者如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杜云司馬謂華費遂爲大司馬是也有經言司馬而傳言大司馬者如宋殺其大夫司馬傳言大司馬公子卬是也有經傳言司馬而杜以爲大司馬者如宋司馬華孫來盟傳言華耦爲司馬杜以爲代公子卬是也宋諸卿官制不一有時立大司馬又立司馬有時專立大司馬亦有時專立司馬如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是有兩司寇邊卬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樂朱鉏爲大司寇皆無司徒司寇鱗鱹爲司徒無大司徒華御事爲司寇無大司寇楚薳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棄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更與各國不同管子王言篇甯戚爲大司徒王子城父爲大司馬史記孔子爲魯大司寇亦不必盡皆孤卿晉陽處父士會爲太傅在六卿外與宋太宰及司徒司馬司寇稱大者孰爲孤卿不可盡攷當日世卿公族各有譜系莫詳於世本杜預見之孔穎達亦見之蕩澤爲司馬杜云公孫壽之孫正義曰世本云公孫壽生大司馬虺虺生司馬澤虺澤父子一稱大司馬一稱司馬左氏作世本輔傳而行今人不見世本但援孔父公子卬之例謂子魚前稱大司馬後稱司馬安見公孫固爲大司馬不在襄公時乎或又曰此皆子魚之言也宋水臧文仲往弔公子子魚教湣公言其議政久矣且諫宋襄前後皆子魚彼公孫固不聞他論然宋襄之戰公羊云有司復曰請追其未畢陳而擊之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追其未畢陳而擊之無司馬子魚之名穀梁云司馬子反

曰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既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
眾我少擊之勝又以司馬爲子反是三傳且不能強同何況史
記韓非子外儲說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
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持而諫曰楚人眾而宋人寡請使楚
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是韓非又以子魚之言爲右司馬
購矣且襄公卒成公立楚伐宋公孫固告急于晉矣公孫固盟
翟泉矣子魚知兵傳有明文何必奪公孫固之言以益之乎左
傳文公七年宋成公卒昭公欲去羣公子穆襄之族攻公殺公
孫固史記宋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
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與左傳不合十二諸侯年表又云公孫固殺成公史遷一人自

相矛盾桓公名禦說成公之弟卽桓公之孫安得復名禦禮大
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豈有祖孫同名乎史記又忽加公
孫固弒君之惡爲春秋三傳所不載杜征南豈不窺史記者以
文多駁異如此之類不欲取以亂左氏之經耳若固諫之文左
傳亦有之矣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叔孫
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此固諫亦非無證也亦明
著高渠彌公若藐名氏禮記投壺敢固以請鄭云固之言如故
也少儀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鄭云固如故也重則云固正義
云再辭也若初辭不云固左傳于宋執鄫子云司馬子魚宋人
圍曹云子魚言于宋公鹿上之盟云公子目夷諸侯會于盂云
子魚皆不云大司馬亦不云固諫子魚各隨事勢以爲言非如

投壺少儀執初辭而如故者左傳前後皆明著子魚目夷獨此
傳言大司馬固諫杜氏據世本以爲大司馬公孫固亦必左氏
經師之說使賈景伯服子慎俱不以固爲人名元凱獨創新解
則劉光伯早規杜過矣

鄟邽

鄟太子實嗣位爲鄟伯者也鄟圭者鄟邦之寶圭也服子慎所
引舊說得之矣後人加邑旁作邽遂各求邽之地以實之於是
夫鍾與鄟與邽爲之地名而邽之所在終不可攷夫欲辨地名
之是非必繹事實之前後尤必取經文而折衷之春秋書鄟伯
來奔傳言太子朱儒安于夫鍾國人弗徇鄟伯卒鄟人立君太
子以夫鍾與鄟邽來奔服虔注立君攷立君不用太子鄟邽亦

邑名一曰鄟邦之家寶圭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服之
後說是也古本邽作圭鄟圭二字聯文曰鄟圭若云夫鍾與鄟
邽皆地鄟爲國名當冠於夫鍾與邽之首云太子以鄟與夫鍾
邽來奔且鄟人改立君鄟非太子所有安得以鄟來奔乎又何
爲序邽於夫鍾之下耶於事則不實於文則不順此鄟圭之不
得爲兩邑也春秋不書鄟太子來奔書鄟伯來奔者正以執命
圭而來魯君以諸侯禮迎之鄟太子嗣立爲鄟伯者也鄟人別
立君而後來奔其自安於夫鍾或避庶孽或逼強臣今不可攷
鄟人所立不得其正故經書鄟伯明其爲鄟伯也疏引晉侯有
疾太子州蒲會伐鄭書晉侯以例之然彼則父存此則父歿經
許太子爲鄟伯而不許鄟人別立之君春秋所以爲正名之書

也趙匡陸淳攻駁左氏遂謂邾太子父病不視死而不喪身未
即位以邑出奔未免橫加人罪矣劉敞春秋權衡謂太子即位
之後不能自安遂出奔乃眞邾伯其識高出趙匡陸淳之上此
鄭忽曹羈莒展已即位出奔稱名而經獨書邾伯者以其執命
圭來奔魯君以諸侯禮迎之故變失地書名之例也管蔡邾霍
爲文之昭隱五年秋衛師入邾十年冬齊人入邾莊八年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文十二年春邾伯來奔自此之
後邾遂不見于春秋說者謂魯得邾地然邾別立之君未聞見
滅魯孟孫氏之成杜注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至于邾伯
之國杜注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邾鄉判然兩地邾公羊作盛水
經注洸水西南流逕盛鄉城西京相璠曰固縣西南有盛鄉城
又南逕泰山甯陽縣故城西邾盛古今字穀梁公會紀侯之成
亦作邾其區別不係乎此左傳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
以成與之杜云成孟氏邑本杞田是孟氏之成爲杞之故地非
邾伯之邾此邾太子未嘗以邾來奔魯未嘗有邾國之邾也邦
爲邾邑尤無可攷杜注亦不能言所在後人據舜後國有圭胡
負遂襄十九年士子孔圭嫣之子杜注圭嫣鄭穆公妾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遂疑圭爲小國邾併之而加邑爲邦然邾之滅
圭不見經典即其時考之使邾果滅圭必在文十二年邾太子
未奔魯之先故得以其邦邑來奔今襄十九年尚有圭嫣爲鄭
穆公妾則圭之不滅于邾明矣說文邦隴西上邽也秦本紀武
公伐邽冀戎初縣之華陰有下邽天水有上邽成紀有邽山秦

武王遷邾于下邽雖劉寬碑陰以下圭爲下邽古字通用然
邽我與舜後之圭國非爲一地諸書圭嫣外只有邽我別無所
謂邾國之邽地者或謂路史魯成伯後有邽氏此成伯不詳何
人若邾太子後當爲邾氏或爲夫鍾氏何獨爲邽氏路史多踳
駮不足據或又謂孔子弟子有邽巽此邽字乃因邦字形似而
訛司馬貞索隱云文翁圖作國選盖亦避漢諱改之甯陽縣盛
鄉城北有夫鍾里而邽在汶上東平之間諸書引京相璠春秋
土地名闕駰十三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從無一語及之者江愼
修春秋地理考實但云邾邽二邑當相近影響之談何得謂之
考實乎高江村創爲邾滅圭之說更爲無稽此邾未嘗滅嫣姓
之圭而以邽邑來奔之證也或曰春秋書以邑來奔者皆叛人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昭七年夏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皆臣以君地與
人故謂之叛人邾太子以夫鍾與邾圭來奔何以不書于經書
曰邾伯來奔左氏云不書地尊諸侯也公以諸侯逆之邾人別
立君則邾太子爲失地之諸侯與臣叛其君者有異莊二年紀
季以酅入于齊解者謂紀侯不能自下於齊季受兄命能存其
祀不以叛人例之今邾太子亦不能自下于邾立之君以夫鍾
與邾之寶圭自託于宗邦雖不能比讓國之賢較據邑相屠戮
者有間矣豈不賢于爭國乎寶圭者周天子所賜邾國之寶圭
也詩韓奕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國語襄王賜晉惠公命韋昭注
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節邾太子嗣位天子已命爲諸

侯魯君以諸侯之禮逆之寶圭尊重非郜鼎之比乃郕伯之宗器魯之寶玉爲陽虎所竊而歸之經書曰竊寶玉又書曰得寶玉況國之命圭乎郕太子以寶圭來奔經不書故左氏詳載之解經者主服虔郕圭之舊說則邽地不必穿鑿且知郕太子嗣立爲郕伯春秋書郕伯來奔左氏云尊諸侯經傳之訓可通孔子春秋正名之大義昭如日月也

莒人滅鄫

滅鄫者何莒滅之也非鄫自滅也立異姓鬼不歆非族與滅同鄫子欲立莒外孫是鄫自滅非莒滅之也春秋曷爲乎書莒人滅鄫也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謂叔孫豹曷爲率而與之俱葢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葢欲立其出也此公羊之義也謂世子巫者鄫前夫人魯襄公母姊妹之子鄫後夫人亦莒女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欲立其外孫此何邵公之注也穀梁謂立異姓以蒞祭祀范甯解莒是繒甥立以爲後此必公穀兩家經師相傳之說何邵公據以爲注不得因左氏不載遂疑其無所受也左氏紀載詳矣如邾婁顏公叔術臧氏母之事微公羊奚傳善乎公羊氏張三世謂所聞所見所傳聞異辭也趙匡陸淳好爲異說攻駮如謂鄫前後夫人非娶莒女無鄫女還嫁莒及立外孫爲後之事三傳之說歧矣後人更撰一說持之未始無理然當日事迹之是否則誰目覩之也釋公穀者以公穀家言此解經之家法也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之子爲外

孫何休釋出與杜預不同公羊文十四年傳接菑晉出也獲且
齊出也何休注皆以爲外孫左傳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
也文十四年傳齊出獲且長成十三年傳康公我之自出襄二
十五年傳陳則我周之自出又云蔡人欲立其出昭四年傳徐
子吳出也杜注姊妹出嫁而生子與爾雅合解經者多以何休
外孫之訓爲非然釋名曰姊妹之子爲出出嫁于異姓而生之
也何休云鄫後夫人生子還嫁於莒生外孫范甯云莒是繒甥
立以爲孫何云外孫范云甥者今人母舅之甥卽外祖之外孫
非二人也然則何休雖不泥爾雅之訓皆取出嫁異姓而生之
義也況鄫女嫁莒之子對世子巫言則是甥對鄫子鄫後夫人
言正是外孫據公穀義皆是鄫後夫人欲立其外孫非世子巫欲

立其甥何休之訓外孫不誤也釋親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韋昭
云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
旁作生是姊妹之子有出與甥二名釋親又謂姑之子爲甥舅
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景純謂晉人相呼依
此雖考之經史罕有其證然俱取異姓相生爾雅生之義更相
爲甥則出之義亦外家所同爾雅對文則異何休注公羊散文
則通近世邵郝二家注爾雅注攷何休竊謂發墨守之例不
在此也獨是魯襄公之母與鄫前夫人爲姊妹亦有當攷者公
羊襄四年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何注定弋莒女也徐彥
解以鄫世子巫者莒之外孫與襄公爲舅出故知弋氏爲莒女
穀梁左氏俱作姒氏范杜注姒杞姓孔沖遠謂杞鄫皆姒姓據

大者言之故云姒杞姓疑是杞女而未審楊士勛疏引公羊說又以姒姓疑襄公母非莒女考襄四年之姒氏定姒公羊作弋定十五年之姒氏定姒穀梁作弋是公羊以在襄者爲弋在哀者爲姒穀梁以在襄者爲姒在哀者爲弋或謂姒弋聲之轉唐韻正二十四職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疑姒弋皆非莒姓史記廣韻以莒爲嬴姓鄧名世姓氏書辨證謂莒曹姓宋白謂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茲輿於莒嬴姓爲伯翳裔雖同出少昊不得僅云少昊後均不如世本謂莒己姓之確黃帝子青陽夷鼓同爲己姓羅泌少昊青陽氏紀姓莒紀姓紀與己同少康四子伯杼曲烈龍留季杼封曲烈於緡鄫出自姒姓與杞同姓不得云弋姓己姓弋上聲音以與己音更相近左氏作姒公穀或弋或姒猶文公妾宣公生母左氏作敬嬴公羊作頃熊嬴爲秦姓熊爲楚姓解者必謂熊音近嬴使秦楚同姓何耶左氏自謂定姒公羊自謂定弋卽所謂傳聞異辭者何休據公羊葢舅出之語故云俱爲莒外孫此公羊家經師之說非何邵公鑿空而撰造也至若莒滅鄫穀梁以爲莒不以兵立異姓有滅亡之道鄫立外孫之意後夫人主之鄫子溺之莒人助以成之邾人又黨之春秋各國爭立所出獨鄫則前後夫人皆莒女若竟立世子巫非亦莒所出乎君子知莒之謀鄫也久矣若世子巫立未必屬莒立後夫人外孫則鄫屬莒矣魯襄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五年穆叔覿鄫太子巫於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

大夫聽命于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此左氏鄫事之終始也左傳雖無立外孫事然卽左以證公羊其說亦有可尋者鄫後夫人有外孫可立則鄫子之年已老其薨年無明文五年稱世子巫知未得嗣位故訟于晉莒邾助後夫人魯不能庇鄫又侵邾致敗叔孫豹以屬鄫爲不利莒遂以其國之公子主鄫祀非滅鄫而何穀梁云非滅范甯謂非以兵滅而鄫之祭祀已斬矣莒非愛鄫外孫也自立其公子取鄫之地於是有鄫之名實莒之邑也尙得不謂之滅乎襄八年莒疆鄫田伐魯東鄙昭四年魯取鄫則魯取莒之邑鄫永滅爲國名旣滅爲邑名非再滅然則左氏謂鄫恃賂者何太子巫請屬魯助魯出賦其爲賂也重矣太子巫旣不得立遂仕魯左傳有鄫鼓父後去邑爲曾氏曾點子哲曾參子輿皆其後也顧震滄大事表力闢公穀之說謂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不在莒不罪鄫之罪以爲立異姓之戒乃以滅國之罪加未嘗與謀之莒嗚呼莒之謀鄫也久矣漢陳騫本劉姓爲外祖後吳朱治取施甥之子爲朱然晉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嗣皆無子者後人尙取莒甥爲鄫後以譏之若鄫子有世子巫非無子者也莒若明大義宜立巫矣乃以莒公子據鄫地謂之不與謀可乎管子八觀篇云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毛西河謂公羊造爲事春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彼以繼絕告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鄫乎甚矣毛氏之疏也鄫有世子巫在莒豈得以繼絕告哉鄫旣不得立異姓莒更不得以公子奪鄫

祀均罪也而莒罪大矣春秋所以書莒人滅鄫也

海甯蔣廷瑑
長沙王先愼 校

南菁書院
上元朱緒曾述之著

開有益齋經說五

子糾小白兄弟

孔子特表管仲之功子路子貢但言管仲之罪合一聖兩賢以論管仲其功罪兩不相掩若使子糾兄而桓公弟管仲相齊之功仍不可沒即使子糾弟而桓公兄管仲事讐之罪亦不能逃後儒不達聖賢互證之旨因管仲相齊之功曲原其罪謂糾宜死桓宜立管仲事桓爲反正不得不爲糾弟桓兄之說而考證家又歷舉春秋三傳史記管荀莊韓諸子杜預韋昭俱云糾兄桓弟以爭之謂薄昭假借之言不足據是知糾兄桓弟當日兄弟之序確有明證原無容置喙朱子集注雖引伊川之言答潘

友恭書仍云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未可以此證其
必然聖人之於人不以罪掩其功不以功掩其罪朱子功罪不
掩之言夷吾之案定矣胡安國據公穀經文謂糾不書子直以
糾爲弟公羊傳明言齊小白入何篡詞也稱子糾
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穀梁傳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
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胡氏援引公
穀顯背公穀家之說卽如胡氏言糾不書子彼小白何嘗書以
子而稱爲子小白耶要亦不足辨也且子糾與桓公同爲僖公
子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史記齊
世家無知弒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
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荀子云桓公殺兄而爭國莊子盜跖篇

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韓非子曰桓公爭國而殺兄越絕
書曰管仲臣於桓公兄子糾劉向說苑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
也尹文子公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而使魯人
殺糾杜預左傳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韋昭注淮南
厲王傳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古無爲異說者啖助趙匡始以
子糾桓公爲襄公子附會穀梁然穀梁但云公子出亡亦無襄
公子之明文伊川文定皆用啖趙匡之說而糾與小白遂又
爲襄公之子矣蕭楚春秋辨疑子糾齊襄公之庶長襄公卒無
正嫡位次當立故仲尼正名書曰子言其當繼父也以糾從父
稱子則小白篡國殺兄之罪彰矣原注諸侯庶子稱公子言先
公之子糾當立故聖筆去公字止曰子以其繼父故也亦不用

程子桓兄糾弟之說管子之書雖不必盡出夷吾之手但序述糾與小白爲僖公子必不誤也或又謂桓爲僖公子而糾爲襄公子者其說更新而異王夫之稗疏曰左傳稱子者從乎襄公而言猶子般爲莊公子在喪之孤也韓宣子謂齊桓爲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桓爲襄之弟糾乃襄之子糾非小白之兄抑非其弟乃其從子也分當立桓奪之耳葉酉究遺云殺子糾三傳皆有子字春秋時君之子稱子非兄弟其說亦近理然使糾爲襄公之子不必在喪始稱子早宜正其名曰世子糾太子糾矣即或庶長未正其名既有叔父從子之別管子何得糾與小白同稱公子子路子貢何不云桓公殺其君之子糾與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同例而云殺公子糾耶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吾不生也是召忽早有必死之心至載管仲之言曰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又曰非夷吾莫容小白是管仲雖傅子糾早有貳心於小白小白立鮑叔乃告公其故圖信如斯說則管仲陽糾而陰小白其射桓公鉤僞也此齊人據成敗後事增飾之言如杜詩謂王珪婦識秦王眞氣之類召忽果聞此言必不與管仲比肩共事糾矣司馬修通鑑伊川曰太宗肅宗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魏徵何如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溫公竟如舊說是溫公以管仲魏徵皆事讎不以伊川知非反正之言爲然或

曰桓公弒兄是篡也管仲事桓是事篡賊也孔子當明君臣之大義何爲美管仲之功不知齊桓之殺子糾與子糾之當殺與否桓公之當立與否管仲之當事桓與否孔子概不置一辭初未嘗獎篡也桓公之罪孔子未嘗曲原之後儒不達聖人之旨如應劭奏議徐幹中論以匹夫匹婦指召忽伊川遂謂管仲之事桓爲知非反正不得不爲桓兄糾弟之倒置致招後人之集矢要亦辨所不必辨也夫聖人論世知人非可以辭害意也喪欲速貧爲南宮敬叔之載寶死欲速朽爲司馬桓魋之石槨然則微管左衽之言此匪夙下泉傷天下之無霸也謂齊桓公正而不譎以召陵葵邱稱之非許其先入齊殺子糾也管仲器小奢而犯禮仲尼之門五尺蓋稱如使泥管仲之仁桓公之義遂

并其殺兄篡國及忘君事讐而平反之母乃辭費耶善乎吳才老之言曰或數其事而責之或數其事而稱之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故曰子路子貢之言與孔子相輔者也朱子曰不以功掩罪不以罪掩功可以折管仲之獄

逸民虞仲

論語逸民伯夷叔齊卽繼以虞仲鄭康成論語注今輯本無釋虞仲語何晏集解及皇侃邢昺疏亦不詳虞仲何人鄭康成注作者七人云伯夷叔齊虞仲乃避世者王弼注者七人亦有虞仲孔子斷之曰隱居放言是虞仲之放言當時必有所見但古注俱未詳事實自漢以來以有國之君當之所以不免後人之疑也朱子集注云虞仲卽仲雍漢書地理志太伯仲雍辭行采

藥遂奔荆蠻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此朱子之注本於班孟堅也仲雍稱虞仲者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說周本紀太伯弟曰虞仲吳世家云太伯弟曰仲雍是一人也班氏古今人表作中雍中卽仲字顏師古漢書注虞仲卽仲雍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不以夷逸爲人名鄭康成注作者十人亦無夷逸蓋漢儒有此訓詁也宋黃東發日鈔云仲雍治吳恐不可言逸民且生伯夷前百年不當序其兄弟之後吳斗南云孔子謂虞仲隱居放言與夷齊並稱之曰逸民夫虞仲惟未嘗有國也故與夷齊並稱使其繼太伯君句吳則安得謂之隱而以逸民名之哉汪苕文堯峯類稿曰周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論語所稱逸民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然汪氏亦未嘗卽以周章弟爲逸民但疑仲雍非逸民耳今卽汪氏所疑以辨之其疑曰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閻百詩釋地續補辨班固早以爲仲雍非近世始以實之然但引汪氏疑辭亦未遽以爲卽周章弟也其疑曰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以孤竹讓孔子嘗推太伯至德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不知太伯已稱爲至德以天下讓無庸復贅爲逸民卽夷齊同爲古之賢人論語多言夷齊孟子亦專言伯夷豈仲雍必與太伯並列耶其疑曰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卽

黃東發之說但謂仲雍生夷齊前百年亦推之太遠太王見季歷生子昌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逃之荆蠻太王薨季歷嗣位凡二十五年薨於塞庫而文王立竹書紀年伯夷於帝辛二十一年歸周云西伯善養老考夷齊之生年約略計之亦必在太王之世與太伯仲雍年齒縱有先後何得云仲雍先夷齊百年之遠若謂論語不當夷齊先於仲雍孔子首謂伯夷叔齊次謂柳下惠少連又次謂虞仲夷逸將謂虞仲時代在柳下惠少連後耶孔子先虞仲而謂柳下惠少連又何謂耶其疑曰仲雍雖翦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不可也春秋祀成公用夷禮則降伯書子孔子之民仲雍豈其爲貶辭歟不知祀成公奉夏禹之祀而用夷禮故貶其爵仲雍逃荆蠻之地故從蠻俗何貶之有迨其君吳且端委而用周禮矣安在荆蠻之君遂可貶之爲民耶至若史記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或者謂仲雍君吳不當言虞仲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不知古吳虞字通劉熙釋名吳虞也太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於此虞其志也詩綠衣不吳不敖史記孝武紀作不虞不驁公羊定四年帥師伐鮮虞釋文虞本作吳漢衡尉衡方碑不虞不陽虞即吳史記索隱舜後封虞虞音近吳故舜後亦有吳氏路史顓帝後有吳邱氏即虞邱氏皆虞吳相通之證是仲雍吳仲亦可稱虞仲漢書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杜預左

傳注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是周章弟所封之虞亦可稱吳必謂吳仲乃仲雍虞仲乃周章弟則謬固之甚也況周章弟虞仲更不得稱之逸民其始爲吳君之介弟其繼則爲封虞之始祖其隱居放言何所徵耶虞仲與周章初無嫌隙何所逃遁而謂廢棄以免患合于權乎仲雍雖不終爲逸民然尚有采藥荆蠻之事或可從而逸之若周章弟更無從而逸之矣使疑仲雍而竟以周章弟易之仍不若朱子從班固之稍愈也金仁山論語考證謂朱張卽周章武王求之而不及故亦謂之逸民此說尤誤仲雍子季簡季簡子叔達叔達子周章世爲吳君矣何得謂之逸民耶朱張鄭康成作侏張不以爲人名王弼謂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尸子又謂夷詭諸之後或勸其仕曰吾譬如牛甯服梔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此夷逸放言之證而虞仲之言絶無考見古書多佚諸說不同難以偏斷梁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云太伯之弟仲雍周章之弟虞中二人皆已爲君不得在逸民之列虞仲者乃逸之不可考者也是說也得闕疑之義云

孟施舍

孟子孟施舍之所養勇也趙邠卿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朱子集注孟姓施發語聲舍名卽用趙邠卿之古注皆因下文舍自稱無施字元陳天祥四書辨疑曰施非助辭宜以施舍爲名舍豈能上合有施字蓋傳寫之脫漏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舍豈能爲必勝哉古本無舍字考隋書

經籍志注孟子者四家趙邠卿在鄭康成劉成國綦毋邃之前趙云自言其名但曰舍其所據眞古本矣豈猶有孟氏家册爲邠卿所未見乎乃陳天祥生於大德延祐之間忽欲增一施字山井鼎生於東海大洋之外又欲削一舍字何紛紛多事也西河毛氏逸講箋經問曰魯有孟施舍非姓施非發語聲其或稱施舍者猶檀弓南宮縚家語稱宮縚之行毛氏謂魯有孟施氏三傳國語皆無此姓西河能於舍之外再舉一人否至引家語宮縚此複姓去南字孟子非於孟施去孟字云施舍吾不知西河何所辨證也太原閻氏四書釋地云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考魯惠公之子尾字施父生施伯孫頃叔生孝叔殷民七族有施氏在惠公子尾之前雜記孔子食於少施氏鄭注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叔梁紇初娶於施孔子弟子有施存閻氏謂有少施安知無孟施請難之曰魯有少正氏亦有孟正氏乎陳有少西氏亦有孟西氏乎鄧名世姓氏辨證引世本云施父之後支孫爲少施氏是魯施氏僅有少施氏何緣更有孟施氏葢潛邱想當然之論也世本風俗通潛夫論世族譜廣韻元和姓纂載古姓詳矣路史有公施氏自古迄今能舉一姓孟施者乎晴江翟氏灝四書考異不從孟施複姓謂古人二名或稱一字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受曹叔振鐸僖負羈但稱叔振晉文公重耳定四年傳止云晉重此班固幽通賦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之所本然踐土之載書王若曰晉重卽重耳衞武卽叔武何以蔡甲午宋王臣

又有二名乎傳莒展之不立經何以書莒展輿出奔吳乎且翟氏引二名皆存首去次輿孟施舍去施稱舍不同惟引公羊仲孫何忌但稱忌是去首存次差足相證更爲推之莊十一年傳射南宮長萬十二年經稱宋萬傳稱宋萬南宮萬齊襄公諸兒漢書古今人表稱襄公兒公羊譏二名魏曼多稱多然皆他人相稱及史臣紀事之辭與孟施舍自稱爲舍亦不類也武威張氏澍姓氏辯誤云孟施非複姓蓋孟姓施名舍乃字耳其所據左傳宣十二年旅有施舍謂有所賜與使不乏困也成十八年施舍已責襄九年魏絳請施舍三十一年施舍可受昭十三年施舍寬民又施舍不倦二十五年喜有施舍周語縣無施舍聖人之施舍議之布憲施舍于百姓晉語施舍分寡楚語施舍以

道之忠皆謂賜與之也韋昭國語注施施惠舍舍罪分爲二事要之此人名施字舍非孟施氏亦非發語詞張氏可謂博辯矣考左傳杜注謂施恩惠舍勞役亦爲二事不但韋昭但施舍聯文或可疑爲二名張氏乃以爲名施字舍之證豈因古人名與字多取訓詁乎案說文云施旗旖施也齊樂施字子旗施者旗也此施之本義左傳鄭豐施字子旗史記巫馬施字子旗魯論作期與旗通皆與說文合齊弦施字子多多讀若移亦取諧聲廣雅雖云施舍也古人名施字舍者絕無一證抑且周禮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云施當爲弛土均與其施舍遂人與其施舍者遂大夫與其可施舍者遂師辨其施舍鄭云施讀亦爲弛俱作弛捨解陸元朗左傳音施如字一云始豉反周禮音施式

氏反張氏但引左國不引周禮則施舍未分音讀不能確指其
爲一義爲二義何能定其名施字舍乎且孟施氏又何以不自
稱名而稱字乎孟氏顓頊臣孟襲虞舜臣孟虧益後孟獻夏啟
臣孟涂周穆王臣孟畧卽戰國時公孫丑所言有孟賁是孟姓
不必皆魯慶父之後更不必附會孟施氏而爲少施氏矣然則
孟施非姓施舍非二名施非名舍非字諸說亦無足據獨趙氏
以施爲發語聲後儒不通其義閻百詩謂發聲當在首如吳曰
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當爲之字未聞以施字者閻氏蓋據
孟子尹公之他庾公之斯左傳作尹公他庾公差耳然考爾雅
孔魏哉延虛無之言問也說文哉言之間也卽發聲語助之義
爾雅釋延爲問邵氏以隧道當之何得與哉字之字一例說文

施旗也收斂也經傳借施爲斂收之字周南施于中谷釋文毛
以豉反鄭如字大雅施于條枚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新序後漢
書黃琬傳注皆引作延上林賦貤邱陵司馬彪曰貤延也段氏
說文注謂貤邱陵施中谷施條枚貤施皆延之叚借大雅皇矣
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延也施與延古字通用趙邠卿以施爲
發語聲正與爾雅延間也小爾雅釋言延間也義合更爲注爾
雅者增一古義至施同弛周禮小宰六曰斂弛之聯事鄭注弛
讀爲施孔子閒居弛其文德曲禮弛弓尚角左傳乃弛弓爾雅
釋詁矢肆也弛具也釋文俱云本作施漢丁魴碑巴蜀施刑隸
釋云以弛爲施又爲施弛同音之證施音式氏反與只音相近
廣雅釋詁只辭也左傳歸晉之德只注辭也鄘風母也天只不

諺人只小雅樂只君子只之言是也亦皆助辭施之轉音又爲
忌鄭風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馬慢忌叔
發罕忌抑釋掤忌抑竿忌與羔裘揚之水汾沮洳彼候人兮
各詩所云彼其之子鄭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禮表
記彼記之子韓詩外傳彼已之子大雅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
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朱毛居正六經正誤近說文
作近从辵丌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辺今作記是忌其已記
近五字與施皆聲之轉卽延字亦通誓禮記射義使子路執弓
矢出延射鄭云延或爲誓朱子詩集傳逝不古處噬肯適我噬
肯來遊訓逝噬爲發語聲閒百詩謂發語必在首考爾雅伊維
也注發語辭伊維侯也注互相訓士冠禮嘉薦伊蒲鄭注伊維

也賈疏云助句辭大雅下武應侯順德傳侯維也解六五君子
維有解孔疏維辭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
古文惟今文變爲維詩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又番維司徒蹶維趣馬楀維師氏師古云並發語之辭所引
發語皆在句中閒百詩謂發語必在首不已疏乎或疑人姓名
中不得加助辭案古者稱人有且字之義儀禮注某且字也賈
公彥有實字虛擬之別雜記注且字也坊記注蓋其且字且者
荐藉卽語助辭此稱人得有助辭之證國策南之威莊子麗之
姬皆人姓名中有助辭論語孟之反卽左傳孟子側莊子孟反
古今人表孟之反其人名側字反是子之皆助辭施與子之音
相近同爲一例豈必在中當爲之字乎據此則趙邠卿朱子同

以施爲發語聲無可疑矣三輔決錄注曰趙邠卿娶馬敦女敦兄子融有名當世邠卿不屈於融嘗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范史稱邠卿明經有才藝誤以爲娶融兄女與決錄異其所著述要子章句即孟子章句之訛邠卿抗衡馬鄭爲漢經師大儒章句音訓朱子多從之何後人欺其複壁而曉曉不已也

西至於邠國

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四極之外有四荒四荒之外有四海則四極爲中國之邊界釋詁極至也即後世言疆域者七至八到之所祖自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命名則此泰遠邠國濮鉛祝栗乃禹九州所封諸侯之國在四荒以內者當較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之地爲近若求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之外則失四極之義矣

請以邠國言之困學紀聞云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陸氏爾雅釋文邠本或作豳文穎上林賦注白帖引爾雅皆作豳惟說文水部汎西極之水也从水八聲爾雅曰西至于汎國謂之四極叔重不言汎水所在前漢地理志續漢郡國志俱無汎水即桑經酈注言涇渭漆沮亦從無言西極之汎水者郭注邢疏但言極遠之國邵二雲正義郝蘭皐義疏亦但引說文汎字西極之汎水不加一辭不失古人著書矜慎之義然於爾雅作邠之訓究未能通也段玉裁說文注汎彼貧反汎之作豳聲之誤作邠更俗然說文邑部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又豳美陽亭即豳也民俗夜市有

豳山是邠豳二字俱見說文段氏不得其解因設四疑其云豳
者公劉之國非太王案孟子明言太王居邠遷岐則豳言太王
無可疑但邠在右扶風邠邑岐在美陽說文以豳邠在美陽與
漢地理志不合玉篇多本說文亦云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邠
邑亦作豳無美陽之語此不能無疑周禮籥師經文作豳注作
邠孟子亦作邠是邠豳二字無分雅俗段氏既謂邠地名豳山
名猶郊岐之比獨謂爾雅邠國當從說文作汃謂豳爲聲之誤
又云作邠更俗豈非前後自相違異乎唐開元十三年以豳字
與幽字相涉詔曰魚魯變文荆并誤聽欲求辨惑必先正名改
爲邠字郭忠怒佩觿云因似幽而易誤非謂古字有豳無邠也
若夫爾雅邠國正不必改作汃字其地亦非不可考者陸元朗

云本或作豳今考其地春秋戰國時爲義渠戎國夏時爲邠國
即不窋所奔戎狄之間何以言之邠國之地莫詳於唐李吉甫
元和郡縣志其關內道云邠州公劉所居之地詩大雅于豳斯
館徐廣云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在今州理東北三十九里三
水縣界古豳城又甯州云古西戎地當夏之時公劉邑焉周時
爲義渠地戎翟攻太王亶父避於岐山今州理城即公劉邑又
慶州云古西戎地今州理東南二里有不窋故城春秋戰國時
爲義渠戎國秦厲公伐義渠并之元和志於邠甯慶三州皆據
不窋公劉爲說則禹時邠國之地可攷矣文選北征賦登赤須
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李善注赤阪在北地郡樂史太平寰宇
記眞甯縣羅水出羅山甯州古公劉邑春秋爲義渠國有義渠

城卽漢書地理志北地義渠道也或曰爾雅言西方極遠之國今以公劉之邠當之毋乃太近乎是正不然史記周本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索隱豳卽邠也古今字異正義曰括地志豳州新平縣是夏時邠國爲西極之地介在戎狄之間不得謂之近匈奴列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又云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狟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是邠國爲義渠所居更不得謂之近嚴元照爾雅匡名云汎謂爲邠邠地近在扶風何極之可言嚴氏誤矣蓋未分夏周之疆域也周都鎬京漢都長安與邠地同在雍州之境自不得謂之極遠據史記夏本紀禹於陽城卽天子位世本云禹都陽城今陳留浚儀復自安邑徙晉陽會諸侯于畟山執玉帛者萬國在會稽則去邠國甚遠豈得以漢右扶風之地疑夏禹西極之近耶西伯伐犬戎武王逐戎夷於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狄國語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自是荒服者不至山海經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次於雁門高柳之後后稷之孫曰叔均是始爲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爲國載於海內西經明非大荒海外之地也更以汎字與邠論之汎从水八聲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邠从邑分聲分古別字作分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上下有分文選南都賦盼汎朝軋李善汎音八埤蒼曰汎大聲也邠班

音相近爲八之輕聲蓋汎卽邠之異文猶爾雅高平曰原原說文作邊之比汎水之名取二水別流之義水之別者其流必合元和郡縣志甯州順化縣開皇十三年置合水縣在白領白馬二水口因以爲名武德二年改合川縣六年分合川縣置蟠交縣縣以城臨大小樂蟠二水交口因以爲名是邠國有二水分流之證禹貢雍州但言漆沮既從不言汎水亦猶治梁及岐不言所在然義渠之名安知非因渠搜而起耶請更以東南北例之南濮鉛白帖引作卜鉛逸周書正南百濮左傳文十六年百濮離居劉伯莊史記地名謂在楚西南卽牧誓所謂彭濮竇韻引山海經云濮鉛南極之夷尾長數寸巢居山林今山海經無此文其說怪誕不足信北祝栗邵氏謂祝栗卽涿鹿之轉聲史記黃帝紀邑於涿鹿之阿又史記封黃帝之後于祝蓋祝薊俱近燕北極之地雖柬至泰遠見大戴禮千乘篇東辟之民至于大遠無可指實然濮鉛近楚祝栗近燕與汎國在義渠近秦其地遠近正相類此四極在四荒四海之內也更卽四荒以證之觚竹者齊桓公北伐孤竹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北戶者史記舜紀南撫交趾北發索隱云北發當云北戶西王母者大戴禮少間篇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日下卽堯典宅隅夷暘谷知四荒之所在則四極之非荒遠可知矣禹貢雖無汎水亦不必以弱水流沙例之

知公劉之邠正當夏之時則知禹九州之西有邠國其地自在四荒以内不然泥說文汎水之字將求之流沙弱水之外乎陸佃爾雅埤義云邠國自其同者視之雖西極是亦邠國爾邠之西復名邠也不免影響之見幽从山爲山名汎从水爲水名邠从邑爲國名三字同訓同音然則爾雅說文豈有異地耶

傳負版

爾雅釋草木蟲魚諸字有加草木蟲魚旁者有不加旁而後人加之者說文未有之字呂忱字林補之字林原書已佚惟玉篇足證故考爾雅之字不見於說文者必當以玉篇爲斷玉篇雖非顧野王之舊經陸法言所增修尚存六朝人舊詁以之補爾雅說文可也釋蟲傳負版郭注未詳釋文版亦作蝂此蟲一名傳負一名蜚爾雅以傳負釋蝂字其句讀如此陸佃爾雅新義云傳物而負之柳宗元所謂蝮蝂是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其說後人多從之以補郭注以傳字爲句負版爲句與玉篇不合玉篇蟲部蝂扶缶切蝂蛈蟲大如蜆有毒又云蝂百限切蜪蝂也蝂乃蝂字之訛又云蛈補故切蝂蛈注爾雅者如補郭義據玉篇斯得之矣廣韻十遇蛈蝂蟲也五十五潛蝂蝂蝂蟲集韻十遇蛈蛈蟲名似蜆廣韻二十四緩蝡蝂蟲名或書作蛮通作版類篇蝂補綰切蝡蝂蟲名或作蛮兩蝡字皆曹寅刻本之誤類篇蝡蝂二字尤謬食苗心蝡蝡與蝂迥別蝂更與蝂不合蓋蝂與蝂形近蝡與蝝形近或疑即蝝蝂二字之訛然據此訛異之文以蝝蝂斷句則傳一字究不得謂之蟲名不如據玉篇

蝛蛖蟲大如蜆以蝂一字爲蟲名與爾雅合也蝦似蜆者蜆一名縊女孫炎曰小黑蟲赤頭異苑云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此言蜆之大者以爲異郭云蜆小黑蟲頭赤是蝂乃蜆之類無可疑矣或曰爾雅作傳負玉篇云蝜蝛何以蝜字下音布莫切蝜蟆蟆蛹廣韻蝜蟭蟧蟲名蟷蜋子此爾雅所云不過蟷蜋其子蜱蛹郭注一名蝜得聲古傳方遇切博補各切皆一聲之轉爾雅作傳玉篇加蟲作蝜猶負字加蟲作蝛耳至負字作蝛更有可證者釋蟲言負者不一草蟲負蠜郭注詩云嬰嬰草蟲謂常羊釋文作蝛音負或作負虹蜺負勞方言云螳螂謂之虹屬上句郭注以虹蜺負勞四字爲句云即蜻蜓蟷蜋鼠負郭注瓮器底蟲釋文負本或作蝜又作婦集韻四十四有蝛蝜蟲名或从帚類篇蝛蚍扶缶切蝛蝛蟲名或从帚博雅蝜蝛一曰蝛蝛釋鳥鶻負雀注鶻鵃也釋文或作鴆蓋字者孳乳而生必謂爾雅多俗字然爾雅負字不加旁釋文所見有作蝛則古今字異也或曰負勞負蠜負雀皆兩字爲名安知負蝂非同一例柳州句讀不無所本然阜螽虰蜱皆二字蟲名鶻爲鶻名雀爲通稱更不得以鶻負爲句若玉篇以蝜蝛爲句蝛蝂爲句則蝂定爲一字蟲名不得以負勞負雀例之也柳子厚蝛蝂傳曰蝛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逾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澁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荷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止至墜地死此取論語式負版史記黥

布傳身負版之義以爲句讀蓋愚溪鈷鉧潭之間偶見此善負小蟲因取爾雅蝡蝓蛾之名加之爲寓言以譏世郤氏正義郝氏義疏雖取以補郭郤氏疑之曰負重之蟲所在有之未聞有負版之名郝氏疑之曰今驗此蟲黑身爲性躁急背有齟齬故能負不能釋但其名未聞陸佃虰負勞注云卽下負版以爲輕而負之勞矣尤不可通篤而論之以負爲負重則傅當爲傅著彼鼠負宜作婦無論矣若虰蛵負勞試問蜻蜓所負者何勞草蟲負礜試問草蟲所負者何礜鶡負雀試問鶡所負者何雀是以負版爲句謂背所負者重不免望文生義推之負勞負礜雀無可通釋草傳橫目豈有傳著雙目之炯炯乎釋草木蟲魚鳥獸穿鑿文義乃荆公字學之陋習以竹擊犬有何可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一公一毋恰是九個東坡譏之是已然則傅負版玉篇所云蝡蛾蟲大如蜆有毒者爲蛾確然可據釋爾雅者與其用陸農師取柳州之寓言何如從顧野王之舊詁故曰爾雅說文所未詳者惟玉篇足以補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八終

海甯蔣廷瑑
長沙王先愼校